

此描高述林

瑞安孫仲容先生撰

如皋凌學冒景瑞謹題

此描高述林

籀頤述林卷五

尚書駢枝敘

瑞安孫詒讓

自文字肇興而遂古語言得著於竹帛彙字而成語彙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彘蠢愚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有雅也或簡而徑或彘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旨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說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古記言之經莫尚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彘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楊雄

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手。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詁之篇託始于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惟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詁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致奧衍。證以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奐然冰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詰籀爲病。不亦宜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殺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



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肌更易展轉傳授。舛謬益孳。漆書古文。蓋多段義。如非匪率爲棐。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忝。古文著心於文中。今所傳鍾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忝字。而有譌作盭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科。書之譌易無完札。固不待八扈而然矣。書有八扈。見段氏撰異敘。乾嘉經儒治尚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開如。莊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辭。尤爲究極。數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偵到以爲釋。而綴索晦澀。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撫蒙所私定與。

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以示家墀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通例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尔

名原敍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爲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爲之邈後孳乳寢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爲正其所錄古文蓋摺拾漆書經典及鼎彝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襍廁其間而叵復識別况自黃帝以迄於秦夏厯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

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  
變易孳益巧厯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  
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  
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渚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  
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然亦三代  
琢迹爾余少者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誤錄  
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  
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取括  
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選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  
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  
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  
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者異或襲非成

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厯季益遠則譌變益眾而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戾蓋秦漢閒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恣爲文與窻形近

金文文多作窻作

絕相似

與而書大誥曰窻攷窻

王前窻人窻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卽禮之齋鞞又有裁字當爲齋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球球載則載裁之段也庸古文作臺與敢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敢倍敢則附庸之譌也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速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尙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臆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悖

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續通

隨體詰訕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

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

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

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借至

今略摭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

王愀諸家所撫多誤不足依據唯合拓龜甲文據丹

本所無之字略有援證餘悉不馮也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岐異以箸省變之

原而會取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

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覲金石琢刻

日出不窮倉沮舊迹儻重見於人閒後之治古文奇

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斂愔或得冥

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契文舉例敘

文字之興原始于書契契之正字爲契許君訓爲刻

蓋錐刻竹木以著法數斯謂之契契者其同聲段偃

字也

周禮小宰八成聽取予以書契乃契券之一種與易書契小異

詩大雅緜云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爲開開刻義同是知契

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華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

又云遂吹其燠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

鑿也亦舉緜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卽士喪禮之楚

焯所用灼龜也綜觀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

契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

同名異物金契卽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

竟紀事以徵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繇孳竹帛漆墨日趨簡易而契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所存古文舊籍如淹中古經西州贖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迄今數千年人間殆絕矣邇年河南湯陰古姜里城培土得古龜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劉君鍊雲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爲殷人刀筆書余謂考工記築氏爲削鄭君訓爲書刀刀筆書卽契刻文字也甲文旣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觚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琢畫纖細拓墨漫漶旣不易辨初甲片又率爛闕文義斷續不屬劉

本無釋文。苦不能覽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季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氏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槩。揭爲商器者。率臆定不能塙信。每憾未獲見眞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竒迹。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纏者。參互案繹。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消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傳人名號。未有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姜里於殷屬王畿。於周爲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故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諡。知必出於商周之間。劉君所定爲不誣。至其以尊爲子。以彝爲係。閒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



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書九千字雖爲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幾七八斯固不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遂遺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葡官成本無雅辭奧義要遠古契刻遺文稽存辜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滅爲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抑余更有舉證者尙書洪範原本雜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爲雒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爲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

繇簡之閒。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雒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邃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著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雒。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候詭託。以爲神龜負書。文瑑天成。後儒矜飾符瑞。遂若天璽神讖。祥符天書。同茲誣誕。實則契龜削甲。古所恆覲。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義。輒附記之。以諭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籀高居士書。

周禮政要敘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

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  
隘吾知其懵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  
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  
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  
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  
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十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  
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  
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負書文苑天丸齋  
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摺  
據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  
經以自張其虛僞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  
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尔

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尙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鼂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穉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敘

漢志墨子書七十二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

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悌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純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撓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荆通涂徑多所覬正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顧千里校道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臧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蔡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屬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槩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後寶麻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用相勘覈別爲寫定采恪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叵友戴茂才聖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葡。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眾。碑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註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謬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虜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憶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迆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迆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砮蒺氏之  
砮今本迆譌爲退折譌爲折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性。鮑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啟使赫  
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赫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赫斲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斲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苾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順爲順又爲類苾爲芸桴爲杯其岐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悒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  
竟復記於後

墨子後語小敘

墨子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  
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悒尊儒而宗道墨  
蓋非其所熹故史記攬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  
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  
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  
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緜邈舊聞散佚而墨子  
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  
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

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  
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  
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  
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

子書稱墨子無煖席

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

班固亦云墨突

不黔

文選答賓戲又趙岷孟斯其諛矣至其止魯陽子章指云墨突不及行

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

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  
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  
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  
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  
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

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傳略弟一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

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

藝文志蓋本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劉歆七略

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眾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

子書者畢沅以為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

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

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

見田齊太公和有問荅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  
年凡八十二年即合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  
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殆皆不攷之過竊以合五十  
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

問荅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

安王十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楚吳起

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三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幾及百

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宋釁前後約略計之墨子

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

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

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

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

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其本傳

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

子罕殺昭公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

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篇說上

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弑而史失載

墨子之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

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尙不無差

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

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

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

足據不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

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

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

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

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

年代無攷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  
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雖  
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合並不列於表

不能詳塙猶瘡於馮虛肫測舛繆不驗者爾

墨子年表弟子二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尊師篇

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

當染篇

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

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

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

人即指七十

而計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

士勇

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

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

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

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

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彙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



附存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禩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與艸本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學傳授

攷弟三

墨子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二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交。

忘其用

韓非子外儲說上左

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

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

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

聞然孔子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

集語之祿真贗糅莒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

述者少轉無段託傅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

尙槁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

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

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

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墨子緒聞弟四

春秋之後道術紛岐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

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闢楊

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篇世況夫樹一義以爲藥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剛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媮一學者咸崇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丕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曖昧之說

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

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

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

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臬講學

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

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

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汜

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墨學通論第五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

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

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胡非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交合不錄胡非

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選

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

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

無援時代或稍後與田球書惟阮孝緒七錄尙箸錄

唐初已亡

見隋志

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

容子鈔

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

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

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

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在崇文目及宋史

藝文志並入儒家

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

足悌也田球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

田球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

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

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闕悒然田

球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與其自對楚王以文

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

明鬼非鬪與七十一篇之悖。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採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  
鉤沈第六

札迻

詒讓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閒。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衷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度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爲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

達公所集棊經解始

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家大人官江東  
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閒收得之亦  
彙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  
疑筭彙積輒鬱轡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  
它編迺獲塙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  
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覲散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以采  
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戢舂紛如落葉既  
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爲之疏詰稽覽羣籍多相通貫  
應時榘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  
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襍選殆盈匱衍矣竊謂校

書如讐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閒舉譌文若以立爲齊以肖爲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東哲王劭顏師古之倫皆箸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槧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尙書盧紹弓學士孫鼎如觀察顧澗蘋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箸尤眾風尙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攷證綜論厥善大氏以舊槧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悞通其大例精思博攷不參成見其誕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



也則或穿穴形聲摺摭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爲非乾  
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義皆塙鑿不  
刊其餘諸家得失閒出然其稽覈異同啟發隱滯咸  
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

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耑與詒讓學識疏譎於乾  
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襍志及盧  
學士羣書拾補伏案挈誦恆用檢覈閒竊取其義法  
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  
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  
毋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  
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  
黎棗鈔棗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

之變遷有魏晉真艸之輓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  
失有宋元明校槧之屢改逵徑百出多岐亾羊非覃  
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匱  
臧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還齊  
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逐錄申證  
厥誼閒依盧氏拾補例增識舊本異文以備甄攷漢  
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增糾正寫成十有  
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閱博別有箸錄以  
族續訂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  
閱悒未窺百一然匡違茵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凡  
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儻增  
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

謹舉漢唐以來校讎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  
商榷焉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易簡方敘

宋永嘉王德膚易簡方一卷見陳氏直齋書錄馬氏  
經籍攷明以後自文淵閣書目外絕無箸錄蓋中土  
久無傳本矣此本爲倭寬延中刊本當中土嘉慶間其咬咀

藥料性治及飲子藥治法後撫刻舊本木記有是春  
堂注方善本及四明楊伯啟刻於純德書堂等字而  
市肆圓子藥綱目後亦有題記云所舉局方多不載  
方今竝注其下云云蓋正文爲德膚元本而注則重  
刻者所增益故書端有校正注方真本之題大抵皆  
書肆所爲所謂楊伯啟者亦陳芸居余仁仲之流亞

與冊中所載方皆尋常習用圓劑今醫家猶傳用之無異聞新義以其簡明易檢故宋時盛行於世屢經刊校流播海外更歷元明佚而復顯足以補

四庫儲藏之闕亦臧書家所宜珍祕也曩游滬瀆於書肆購得此本敬呈先君子以其爲吾鄉宋元醫家最古之冊驚喜繫日手跋其後擬重刊之而先君子以乙未冬捐館舍

詒讓

孤露餘生未遑理董既釋服

迺檢付梓人以仰成先志倭本增注亦大書與正文同今改爲小字以便省覽亦以其非德膚舊本不宐淆混也倭中所傳尙有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皆吾鄉宋元醫家佚書俟更訪求廣續刊之亦先君子之

志也光緒戊戌孟陬

古今錢略序

代家大人作

泉幣之興蓋始于遂古而漢魏以前無圖譜之書其見於史志者文字形制存其大較而已不能詳案也加以制度屢更前世舊泉多廢罷鑠鑄其僅存者摩鋸翦郭往往毀于賈豎之手爲儒者翫覽所不及故其時通人訓釋經史偶涉泉制率莫能於史志之外有所增益或疏舛迆易與史文相迕如唐固注國語以新莽大泉當周景王大泉而張晏注漢志據所見金刀疑史文之誤並爲韋昭顏師古所糾則以其時無紀錄專書僅見流傳舊泉憑以爲說之故也泉譜之作最古者爲劉氏泉志其書出于梁顧焯譜前此書

張端本錢譜及李佐賢古泉匯並不能得其概人余謂隋志五行類載阮孝緒七錄書之目有劉潛泉圖記三卷記志古鍾官紀述此其濫觴踵而作者自通用疑卽此書也

顧譜外有唐封演李孝美等數家今皆不傳其傳者惟洪文惠泉志爲完帙然舛謬甚多不足依據乾隆閒官撰錢錄始補正洪志之缺誤風尙旣開海內好事者爭購覲奇異撫拓爲譜百餘年來著於錄者無慮數十家其體裁大略相等而蒐訪旣勤所得之泉爲舊錄所未見者或出于內府儲臧之外至近時利津李氏古泉匯則甄錄之多至五千餘種而詳富幾無以加矣然某嘗謂泉布者食貨之大經古之造幣者輕重相權務以利用行遠其爲制必精而不窳簡一而使民毋疑及其敝也子母亾等法合叟易

幣以壅闕不行未嘗有利於國而民已爲重病然則泉法雖國計之一端其因革利病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至于先秦古幣形制奇異可以沿流溯原稽泉府之遺軌而其文字簡古雖復形聲增省變易無方要其指歸咸不悖于倉籀與彝器古文合者蓋十八九是尤儒者所宜考覈也顧諸家之譜多斤斤焉致詳于肉好色澤之間而于古今制度及文字音讀之異莫能博稽精校以究其本宏達之儒不能無嘆焉望江倪迂存先生爲乾嘉閒名儒生平精鑒金石而臧古泉尤富又得江秋史瞿木夫翁宜泉嚴鐵橋諸老相與商榷徧得其拓本加以攷釋勒成古今錢略三十四卷其書所收不及李氏古泉匯之富而援據詳

博殆過之卷首備列 國朝錢法於金布令甲綜緝  
無遺厯朝錢制諸篇則又博徵前代法制因革旁及  
于飛錢會子之屬而攷訂文字多列前人辨證同異  
使覽者得以窺其是非皆足補諸家圖譜之缺略信  
不刊之作也 某頃者備藩鄂渚與先生族子豹岑大  
守爲同官得受其書而讀焉竊愛其義例精善足備  
政書之一家非徒以賞鑒古器爲譜錄之學與鄙人  
素所論者奄若合符至其攷釋古金如以齊刀造邦  
字爲遲艷古幣甘丹字爲甘井與鄙見微有不同而  
增錄一卷舊聞瑣語掇集過繁駢拇枝指尤不適于  
用然其閎義眇旨爲他譜所不逮者固覽者所宜知  
也故遂揭之卷首使後之嗜古者有所擇焉光緒丁



丑正月書

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敘

光緒丙申

朝廷以屬藩之亂與倭構兵款議既

成中國士大夫以

國威未振時變日亟瞿然有

人才衰乏之憂而老友朱君中我箸咸豐以來將帥傳適成比丁酉刊版既竟以書寄示詒讓受而讀之喟然曰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劄開中興雖仰藉

文宗憂勤之心

穆宗神武

之略抑亦忠勤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夫粵寇萌柝於道光之季疆臣姑息蘊鬱潰決遂釀爲大亂泉其竄湘鄂截江東下所至無完城遂迺南據江東北窺畿輔撚回諸匪抵巇踵發蹂躪徧十八行省天下大

勢幾殆自胡文忠公建節鄂中始陳布方略調護諸將屹成荆襄巨鎮曾公以儒臣首勦湘軍激厲

忠義知人善任莫府既開魁傑雲集置閫名臣多出其間川淮諸將投袂繼起威略遐布遂殛巨憝迄乎劉壯肅之平撚匪岑襄勤之剽滇回左文襄劉襄勤之定西域國家威棱西瞻葱嶺南極滇池將才

之盛方之漢衛霍唐郭李殆遠過之矣詒讓昔讀文正原才之論謂人才之蔚盛由於一二人心之所向而所爲金陵楚軍昭忠祠記則又極論用兵貴因時適變無不敝之法可狃之見唯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爲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至哉論乎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今讀朱君此編

所箸錄者亡慮數百人。或裒瑰奇卓絕之志而中道一蹶隕元絕脰不竟厥功。或李蔡中下之材。馮藉時會。光列勛籍膺五等之寵。成敗榮苑之故。誠不可以槩論。蓋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要忠盡之臣。竭其艱貞之力。以相與楛持。扈運志氣搏壹。天必從之。斯則塙然可信。與文正之論。若合符契者爾。朱君嘗從文正戎幙講學。甚悉於戲下材官健兒。多相狎習。常從詢兵間事。輒得其詳。故此傳紀述特翔實。

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捭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襍事以見偉人奇俠精神志趣。所流露則奄有史公李將軍傳之奇矣。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劇。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攷纂瑣屑者較其

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文正之視師安慶嘗與聞營務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以巡撫某公諱寇密疏首發其事桂林之圍親在城中幾瀕於危泉歸又奉

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甫成童展轉兵亂閒僅以獲全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朱君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抑又聞之咸豐之季寇亂方亟大軍屢挫自僧忠親王以逮塔羅江李諸名將之殉節皆一時慘變往往九重實涕率土痛心而終以胡曾兩公力維局朝野繫望若隱有所倚恃雖聞敗而不驚今距兩公之沒不逾三十年而

強敵環向兵氣不揚時局之艱危迺遠過於曩昔丙申之役湘淮雄師磨集陪京以重臣失機威望驟損雖議款息兵而海內事勢若泛蓬梗於大海茫乎不知其所濟豈人才之極盛而必衰天運之固然與無亦如文正所譏尸高明之位者不能以已之所向陶鑄一世而猥以無才厚誣天下乎斯尤詒讓所爲讀朱君之書而拊膺扼掣憤懣不能自已者矣

中西普通書目表敘

光緒戊戌秋 朝廷始更科舉法以策論易四書文將以通識時務厲天下士於是鄉曲俗儒昔所挾爲祕冊者一切舉廢則相與索諸市求所謂時務書者顧問以篇目某某則睥眦不能應點估或示以斷爛

朝報輒大喜急持去噫講時務而求之書冊所得幾何乃并所謂書冊者亦不能舉其名科舉之匭至是其爲世所詬病不其宜乎余友黃君愚初自滬濱歸出新彙中西普通書目表見示曰吾憫夫俗儒之匭將以是道之涂徑雖自愧簡淺要得吾書以索之市可以略識所從事爾蓋君書兼綜中西無所偏主故以普通爲名中書多取之南皮尙書書目答問西書多取之新會梁氏西書表芟其不甚急而益以新出之書所列不必求備閒附平議亦略揭一畚不必盡其指要然以是餉科舉之士則爲已侈矣君行甚急不及與細商惟喜俗子之有所津逮而慮夫通博之士執校讐目錄家誼例斟其離合也輒爲綜述大意

著之書端

沈儼崑富強芻議敘

自嘉道以來泰西汽船之利橫軼太平洋歐美諸強國輻湊環集而中外華洋之限決撤無復藩闕時適踵我雍乾極盛之後朝野承平法度疏闊財計內匱兵備外弛逮庚子海上兵事起而世變益亟天子宵旰憂勤嘆籌海之無術而一二賢達之士刈度於彼我長短之閒亦皇然憂其不逮往往憤時慮變奮筆抗議論治之篇錄相望余疏陋不獲盡見其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邵陽魏氏善化孫氏吳縣馮氏諸家之書其尤著者也魏馮之書恢奇閎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合法包孫則精治內

夫

政於河漕鹽諸大端校覈致詳而包氏又推本於農  
桑不爲過高之論四家指趣不盡同而要多精實可  
見諸施行其意所獨至或不免畸於一隅且其書最  
先出則後之事變奇詭蕃頤日出不窮於慮或有所  
不周亦其勢然也至甲午黃海扞師遼膠繼夫外患  
旣日棘戍戍更化海內望治而廷議未協黨論又  
興於是新舊之辯譁然百出賢者扞擊攘臂悲憤鬱  
激其論或流於虛憍偏宕不必盡適於用而庸猥剽  
竊者亦希附景光乘隙而閒出紛然淆亂不可理董  
來日方長吾未知其所極也無錫沈儷崑內翰爲筱  
筠觀察哲嗣於學無所不窺尤究心經世大業旣恭  
承庭誥復多與賢士大夫平議商榷遂博稽五洲各



國盛衰強弱之原而甄采其精要以自鏡又雅練習  
國家掌故於今日沿流文敝之失咸精究而質言  
之所著自強芻議甘有六篇每篇各首揭大要而詳  
舉其利病爲續議義或隱晦復附小注以發明之宏  
綱細目連類並舉枝葉扶疏通貫萬變如重本根則  
極陳屯墾之利開議院則痛砭自由平權之誤解明  
經義則申論興中學爲保教之本蓋欲通中西之郵  
折新舊之衷平實精塙非章句小儒所能窺也嗚呼  
百年以來魁儒志士不忍夫淪胥之痛所爲發策陳  
書強聒而不舍者豈欲託之空言以箸述相矜尙哉  
夫亦謂時會之窮而必變將求得當以一試也然而  
或舉世傳誦而不得用或偶用而不克竟其緒則天

實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昔漢賈生建強幹弱枝之議，不用於文帝，而景帝用之，以削諸侯王之權。董子建崇儒廣學之議於武帝，初亦未遽用，後卒用之，以開昭宣之治。今世魏馮諸家之書，其初出也，舉世方弇聰蔽明，守一而不變，於非常異義，驚詫若不欲聞。而迄今數十年，事勢顯白，政法屢更，迺或與彼書闇合，則亦略用其一二矣。若良醫然，精思博攷，以處方，不能期人之必信，而既當於病，則必收其效，固可券也。今

天子方將懲前毖後，更法自強，醴崑以盛年清望，崇晉監司，行將渥膺簡眷，爲國宣勞，盡舉平日所論著者，以仰贊中興之盛。則雖內治外交，機要繁

會而此廿六篇者不假他求固已褻然其有餘矣余少耽雅誥矻矻治經生之業中年以後悒念時艱始稍涉論治之書雖稟資闇弱不足以窺其精眇而每觀時賢精論輒復欽喜玩繹異以自藥頑鈍今讀禮崑之書尤幸夙疑昭寤曠若發蒙而其他所論箸若各國屬地攷各國錢幣權量攷與此書彙編爲練青軒類稿者無慮數十卷或攷辯詳博足備時需然則述造之盛方將遠轍賈董豈徒與魏包孫馮諸賢較其甲乙哉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

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盡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

京都及南洋皆有強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涂徹以應時需意甚盛也夫時局之艱難外變之環伺而沓至斯天爲之也然人材之衰薈學菽之不講

朝野之閒岌焉有不可終日之慮則人事或不能無過矣瑞安褊小介浙閩之間僻處海濱於天下形勢不足爲重輕然儲材興學以待

國家之用而出其緒餘以澤鄉里則凡踐土食毛者皆與有責焉固不容以僻遠而自廢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窮合西

人所爲挾其長以雄視五州者蓋不外是吾鄉自宋元迄有明忠毅精通麻算而未有傳書道咸而後凡山項先生菊潭陳先生始孳治宣城梅氏之書以通中西之要邇來穎偉之士又廣涉代微積之學以究其精眇蓋彬彬盛矣設以教俾後生小子有所津逮以啟發其智慧羣萃以廣其益積久而通於神則魁傑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閒盡人以勝天而不以惰窳隳其志氣斯固賢士大夫之所樂也至於中材謹士志域凡近理財習藝以自殖其身家則小試小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無埃於揚摧已丙申三月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

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取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間有一二可攷者亦多岐悟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爲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爲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讓之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卽

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  
詳者皆可摭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舛午不  
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弁然如引繩以知矩也  
余治禮經嘗疑鄭君禮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  
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  
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  
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坴會  
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  
遺闕爲論世知人之淵極不信然與如皋冒巢民先  
生在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  
幾二社抗行身丁九戾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

震一時滄桑以後邈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  
既爲勝國遺老之後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  
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書傳播甚少無由綜  
緝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亮節鬱而未彰其  
族遠孫鶴亭孝廉始掇集其遺文及地志家謀緝成  
年譜一卷誦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  
傳記家言也詒讓曩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  
生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其傳書不及攷其事迹之詳  
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見畧乃得贖平生晞  
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學甚富所  
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囑白石可與  
共論它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矜慎之作余



所見名賢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譜之簡要石洲張氏顧閣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鶴亭斯冊酌乎詳略之中足以兼綜錢張之長世有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摧矣光緒丙申孟陬敘

籀高述林卷六

瑞安孫詒讓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爲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爲重鎮。邊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往往紀錄其事。輯爲專書。今所存者。若湯璫。建炎德安守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解事。宣撫

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功視  
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爲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  
師尹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隻經  
傳刻乾隆閒進儲 四庫仰邀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  
有梓本獨王書久無箸錄編素黤黯幾於隲失同治  
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  
寫本乃其族纂修譜牒時多謄福帙猶宋本之舊乃  
與中父各鈔一冊弄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褫句  
搨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踏誤疑不能  
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雖斟之史文不無罅

溢然芻稽羣籍則左諛僚如如錄載開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巳丑破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日名雖異而趙錄亦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爲實錄它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作拱張虎韓源死之應山戍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死惟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稅蔣梓告急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鈎覈可以互證然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爲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其足與湯趙二

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埶識其源流并箸其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

集韻攷正跋

集韻雖修于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致備較之廣韻增字至二萬七千有奇自李登聲類日來音韻書之咳博無有及之者且其時唐以前古籍存者尙眾其所徵引若呂忱字林蕭該漢書音義之屬今竝亾失采輯家多據呂鉤沈補逸誠韻謚之總匯也顧其書元明之際不甚顯亭林顧氏作音論遂疑其不存康熙閒朱檢討彝尊始從汲古毛氏得

景宋本屬曹通政

寅

棨于揚州其本彫錄頗精而雋

校殊略文字譌互寔失本真治小學者弗心慊也乾

嘉曰來經學大師皆精掣倉雅其于此書率多綜涉

曰詒讓

所聞則有余仲林

蕭客

段若膺

玉裁

鈕非石

樹玉

嚴厚民

杰

陳碩甫

與

汪小米

遠孫

陳頌南

慶鏞

諸校本無慮十餘家顧世多不傳其傳者又皆屢轉  
逐錄未有成書且諸家所校大都馮據宋槧稽誤同  
異于丁叔雅諸人修定之當否及所根據之舊籍未  
能盡取而覆案之也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  
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  
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曰經典釋文方言  
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于點畫辨殊讀于

翻紐條舉件系成攷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  
奪寔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  
者之悞事哉

詒讓

東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涂徑

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  
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姓孤微遺書不守  
藏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詩記  
胡氏所藏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  
然又見海昌蔣氏斟補隅錄知先生嘗校王定係唐  
摭言其所攷證多精塙絕倫此書手彙本先生沒後  
亦藏出爲先舅祖項凡山訓導

傅霖

所得幸未隲隊

家中父從項氏寫得福本而

詒讓

又于林子琳丈

彬

許得先生所箸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案迴出方崧

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箸後先踵出不可  
不爲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棗之鄂中而工匠  
拙劣所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弄  
手彙閒有刺舉元文而蝕其校語者殆尙未爲定本  
合輒就管窺所及略爲補注

詒讓

檢覈之餘閒有條

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

呂智

校本及長洲馬遠林

鈔

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  
續輯之呂竟先生之緒焉光緒己卯二月拙後學孫  
詒讓記

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光緒己亥秋日本大治兵於其國之櫛木歐美各國  
觀戰者四集而聞沈丹曾觀察以蜀帥奎公檄往四



閱月始歸記其所見爲書一卷於兵事外務及工執商務而於學校尤詳蓋觀察以喬木世臣負經世之學故此行於宋敵自鏡之道尤所致意而以興學與強兵理相通貫則其義尤閎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識也詒讓不習兵事而少治周官經嘗謂周之六軍出於六鄉七萬五千家遠郊之內地不逾四同而立鄉學六州學三十有五黨學百有五十國學郊學尙不與焉其學制之詳如是斯非學校與軍制相輔之義證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之云者納之學校而以德行道藝督課之非徒習擊刺進退已也百年以來西國驟強日本亦奮於東其學堂之盛與兵力之強適相應而我國以不識字之將率頑獷

拙之兵以應之。宐其不相當也。自甲午款議成後，深  
識之士始知興學爲自強之基。中外學堂林立，而論  
者不察，猶或斥爲西法新法，不知以學校治軍，本於  
周禮固中國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余讀觀察此書，旣  
終卷輒揭其微旨，而擴周軍制學制以證明之。冀爲  
討論國聞之助。豈弟侈遊覽之奇哉。庚子五月。

書說文玉部後

許君此部說瑞玉名義，咸本禮經於周禮大宗伯典  
瑞玉人六玉六瑞之等，摺摺無遺。惟琥瓏二文相連  
說解，特爲詭異。琥注云發兵，瑞玉也。爲虎文。又瓏注  
云禱旱玉也。爲龍文。則三禮經注咸無是義。琥爲大  
宗伯禮天覲禮方明六玉之一，非發兵所用。聶崇義

三禮圖引鄭康成禮圖云白琥爲伏虎形孔奭軒謂當爲琮之半琮圓有觚稜故半之爲琥有如伏虎形其說最塙則是形類虎而實非爲虎文也至瓏爲龍文則絕無徵驗近代治許學段嚴諸家未有能通其說者偶讀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云戰鬪用琥與發兵瑞玉義似相近又云成功用璋大喪用琮檢合本呂覽悉無此文繼攷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戍用珩當爲六玉之黃璜珩聲相近戰鬪用璩當作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疑璩大旱用龍璩當作璩大喪用琮其文較詳而不著所出書殆全本呂覽也其璋琮二句與御覽引呂書亦正同以二書互證知許書琥瓏二字自據呂覽佚文爲釋琥爲虎文

則瓏爲龍文義正相儷此疑亦漢人說呂覽佚義在高誘前者九玉蓋據六國時制與禮經瑞玉自不相應也許書根據博奧自九經外先秦諸子靡不甄綜今本呂覽殘缺既無九玉之文御覽所引又止三玉唯賴段少卿所述存其較略足見古書亡佚非博稽精勘未易究其根柢也

書顏師古漢書敘錄後

小顏注漢書常引鄧展說敘錄云鄧展南陽人魏建

安中

建安漢獻帝紀元以展事曹氏故繫之魏

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然三國志魏志無展傳惟裴氏文帝紀注引典論帝自敘云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蓋

卽此人而魏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十八年操辭九  
錫時上書勸進者有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疑亦高  
樂鄉侯鄧展之誤是展事曹氏以功封鄉侯其與魏  
文又爲霸府交遊旣侍文燕之席復與推戴之班蓋  
以武人而擅漢聖者建安多才展亦其一矣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周禮單注本傳於世者以明嘉靖放宋刊本爲最佳  
阮文達謂其依北宋本今以傳校諸南宋本勘之固  
皆出其下然明刊原本於桓字閒沿宋諱闕筆則其  
底本雖出宋槧亦必在欽宗以後或南渡後覆刊北  
宋本與然今不可攷矣明印本流傳頗尠黃堯圃嘗  
據以重刊然以眾宋本參互校定與景寫覆刊寔不

同也。讓卅年前待先君子江甯巡道署時，仁和邵子進大令，需次治城，亦同寓官齋。出所藏明刊原本，見示。蓋海昌陳仲魚舊弄本，而子進尊人位西世丈收得之者。冊端有文題字，亦推爲佳冊。時余方艸勘，周禮正義長編以黃校本盛行於世，未遑段校也。旣先君子移官皖鄆，讓皆侍行，比重至江甯，則子進已物故。其家旋杭，余頻年治周禮，每見阮氏校勘記所舉嘉靖本異文，校以黃本，或不合，竊滋疑懣，而無從究其根柢。輒心念邵臧本不置，逮光緒癸卯，聞子進令子伯綱已捷南宮，入詞館，馳書賀之，并乞段明刊周禮。未幾，伯綱以臧本寄至，則書冊完善，與前在江甯時所見無異。竊歎伯綱之能珍護，手澤爲不可及而。

余以衰老餘年得重見此本校其同異亦殊非意念所及矣黃刻後附札記自著其義例云於經注訛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又云此刻係校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所論亦自矜慎然以明槩原本對校其言殊不售也蓋原刊經文大致依開成石經譌挽頗魁今檢黃本如追師經爲副編次次譌作取大司徒經阜蕃蕃譌作藩遂師經抱曆曆譌从广墓大夫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以譌作而射人經其摯摯譌从執注譌同大司寇經凡萬

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上於字譌

作于

經例用古字宜作于而此經則各本皆作於不作于蓋其譌已久且黃本下於字仍依原本作

於則上于字非依字例校改明矣

掌囚經適市市譌作士弓人經斲

摯必中摯譌作摯皆原本不譌而黃本轉譌者注中  
譌字尤不可枚舉如小宰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謂  
譌作諸庖人注禽獻獻譌作獸醫師注身傷曰瘍傷  
譌作瘍大司徒注通財財譌作材載師注在野則曰  
草茅之臣茅譌作莽司門注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掄  
者字而止客以俟逆逆譌作迎委人注凡疏林疏譌  
作斂職喪注舍祿祿譌作隧詛祝注使祝爲載書書  
譌作辭小史注欲誅於祝史誅譌作誅司弓矢注弱  
弩發疾也疾譌作矢大司寇注對之外朝門左對譌  
作樹士師注舒民心也舒譌作紓大行人注以所貴  
寶爲爲摯摯譌作贄陶人注黻受三斗受譌作寶匠



人注正門譌作正朝杜子春云杜譌作鄭弓人注栗

讀爲榛栗之栗首栗字譌作桌

桌栗古今字注例用合字當作栗

原

本及宋以來各本皆不譌而黃本獨譌又如瘍醫注丹沙宋明各本皆作砂俗字也惟嘉靖本作沙爲近古此正所謂獨勝於各本者而黃本轉改從俗斯尤

慎矣又有明刊譌而黃本失校者如天府注司祿文

昌第六星文昌譌作文星伊耆氏注當以王命受杖

者受譌作授弓人注邪行絕理者重絕理二字黃本

並沿襲未及改正又如大司徒注核物梅李屬各本

並作李梅小宗伯注鄭司農立讀爲位各本立上並

有云字豕人注大夫士以咸各本並無士字喪祝注

防爲執披各本爲並作謂

以上諸條阮記亦失載

若此諸條義

雖可通而與舊本迥異黃本札記亦絕無榻箸皆其  
疏也至經多古字注例多用合字宋以來版本多誤  
改段懋堂臧拜經首發明茲例黃氏重校亦特致意  
於此如于於聯連衰邪諸字黃多改注從合字是也  
然或改或否不能斟酌畫一又有明刻與字例符合  
而黃本反不從之者于於二字錯互尤多又經注脩  
修錯出皆當作脩黃本亦多譌  
合不備舉莫能窺其意旨所在豈刊成後黃氏不及覆審  
故多留此罅隙邪余箸疏義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  
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  
其挽譌合以明刊詳校迺知黃本之不盡足據堯圃  
校讎之學得之段懋堂顧澗蒼所刊書最爲世所珍  
而迺疏悟如是信乎校書之難也合春多暇竭兩旬

力校竟歸之伯綱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  
誤藉以自釋疑眩且俾後之校讀此經者得有所別  
擇知明刻實原出北宋精槧而黃校是非錯出殊失  
嘉靖之舊勿徒震其寫刻之精遽奉爲佳本斯爲善  
讀經者爾

禮記子本疏義殘本跋

羣經義疏之學權輿於六朝唐貞觀羣儒根據舊疏  
綴集刪定以應勅旨而遽尸其大名實則平議之精  
審援證之奧博皆由於作奏之葛龔爾六朝舊帙存  
者惟皇侃論語義疏猶完具而徐彥公羊疏或謂卽  
徐遵明則苦無塙證此外咸湮滅不傳是書爲日本  
國島田翰所得殘本僅存弟五十九卷喪服小記半

子  
篇疏中有灼案云云。島田氏據陳書儒林傳定爲鄭灼鈔皇侃疏爲之。隋志所載之皇氏禮記義疏有二部。其九十九卷者卽此本。藤原氏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稱禮記子本義疏百卷爲并目錄數之。其攷證頗詳。埒隋志不箸灼名而陳書灼本傳亦不箸此書子本之名。他書未見。疑卽灼所題以別於皇疏原本者。子本猶別本云爾。大抵六朝經儒喜爲鈔集義疏之學。故隋唐志箸錄一經有多至數十家者。或不箸姓名。或一人之書而有數帙。職是故也。灼爲皇氏弟了。此本卽全錄師說。其所增補及駁正他說者皆署名以別之。則知凡不署名者皆皇義也。此實遠勝唐人。之乾沒舊疏。其所援引馬融王肅劉智蔡謨庾蔚

之賀瑒崔靈恩佚說甚多。尤足寶貴。唐脩三禮疏義。孔氏禮記最爲詳博。卽以皇氏及熊安生兩家爲藍本。以此卷校之。剽襲之跡昭然。足以發沖遠之覆矣。其稅服疏義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無禮則脫服本作兌。注云兌不慮也。與杜本作脫異。今孔疏不載。近人采輯左傳賈服解詁者皆未見此條。亦可據以校文補闕。蓋不徒禮服古義藉存一二已也。

薛尚功鐘鼎款識跋

今本薛書二十卷。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箸錄並同。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吾邱子行學古編則云十卷。紀文達疑當時原有二本。今攷之殊不然也。蓋此書在宋時自薛氏手寫本外。止有石本法帖無版。

刻本曾宏父石刻鋪敘載法帖本刊於定江公庫者  
正是二十卷而吾氏所見十卷本亦云刻於江州定  
江卽江州同出一地其非二本殆無疑義檢手蹟本  
冊首元人題字云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字歎其  
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  
半而寫本字畫爲精末題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  
靈武幹王倫徒克莊在武林驛  
以此題推之蓋定江石本南宋中葉已缺其半陳直  
齋所見卽不全本實無二刻也余嘗以曾氏所記定  
江本校合版本及舊景鈔手蹟本惟石本題法帖而  
手蹟本則無此二字其目次首尾悉同惟第十九篇  
今本以注水匱殿末而曾載石本目匱在洗上律管  
下今攷律管與匱同爲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造二器自宜相次似當以曾所記爲優也定江元石  
元以後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而手蹟本明時尚存  
朱謀聖據以重刊嘉慶閒阮文達以朱本刊於杭州  
序稱家有宋時石刻鈔本蓋兼以法帖本校定者余  
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卽愛翫不  
釋嘗取攷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隸集古錄  
校諸款識最後得舊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  
本多與攷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  
如應侯酌應誤爲雍張仲篋與復齋所引異皆手蹟  
本不誤而杭本反誤者則阮校未爲精審也手蹟本  
冊端所摹宋元明人題字十則咸翰墨精雅足攷此  
書原流朱謀聖本亦有之其弟二則云嘉熙三年冬

十有一月望後十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昂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繼以周草窗跋云。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涿齋書房。伯昂卽撰九經補韻者。涿齋亦卽伯昂別號。見草窗雲煙過眼錄。若然。宋時手蹟本。曾臧楊涿齋家。後歸草窗。而涿齋亦得之外翁某家。三易主。而皆以外家相傳授。亦儲臧家嘉話。餘如柯丹邱張天雨諸題皆佳。而杭州本盡刪削不存。亦殊可惜。後有重刊者。當補摹之也。余昔嘗欲綜合諸本。重爲校定。曩張獻山先生爲余言。松江某氏有宋拓石刻本。尙完具。惜不得段校附記之。以俟它日。儻得慰此宏願爾。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右孝經鄭注一冊日本寬政六年刊本寬政爲彼國孝格天皇紀元六年甲寅當中土乾隆五十八年冊末有岡田挺之跋云羣書治要所載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今檢治要卷九孝經下所載注勘之悉同其治要所未引者此本皆有經無注則挺之依注疏本補苴之者于注文固無所沾益也治要所鈔諸經其注皆不箸撰人疑卽魏鄭公隱摺舊注爲之如周易多取王注尙書多取僞孔傳左傳多取杜氏集解是也孝經注與近人所輯鄭注佚文多舛謬以元疏陸音所引孔安國馬融王肅韋昭殷仲文謝萬劉瓛諸說校之亦竝不合竟不知據於何本挺之於鄭學蓋未能深究奧窔故於元陸諸家所引鄭本異文

佚義皆絕無甄采僅從治要鈔出爲此本竟署爲鄭注固臆定無左驗臨海洪氏孝經補證遽奉爲真鄭義疑矣然此注雖不出康成要是魏鄭公前舊詁故治要得采之非貞觀以後人作也此本流傳入中國時治要全本尙未顯於世故阮文達孝經校勘記敘遂斥爲日本人僞撰不知舊跋明云出治要固未嘗深沒其根氏也丁卯八月秋試畢於吳山書肆偶見此冊雖無裨攷覽以其爲海外舊帙以百泉收得之因識其後

翟氏籀史跋

此書世所傳者止上卷其下卷有錄無書王復齋鐘鼎款識周師旦鼎云翟耆年伯壽籀史作大姒鼎款

文四十一字。又鉅仲簠云麇翟乙穴反。鉦翟作鉦充。仲反。鑪翟徒兮反。畀歐翟作萬。合本竝無之。當在所缺下卷內矣。此書援據詳博，足資攷證。若周穆王東巡題名及徐鉉古鉦銘，皆金石家所未及，而流傳梓本，譌文殊衆。古鉦銘下云：石刻之首，題曰：鑪齊篆。鑪字見說文口部，卽古文古字也。齊在說文爲咨字，古文此當藉爲文字。絳州龍興宮唐李訓等立大道天尊象碑云：餘魂休喘，情不逮咨，亦以咨爲文，卽此所本也。鑪字亦見此碑。近時昭文張氏、金山錢氏諸刊本，鑪字舛誤，幾不可辨。古文放失，此等字寫官，旣不能知其點畫，而校書者又漫以不識置之。宋以來字書往往有之不馱此書也。

隸續跋

今本隸續第二十卷有盤洲跋云隸釋有續二十一卷不云有碑式碑圖此淳熙庚子初刻隸續跋也盤洲集別載淳熙辛丑所作隸釋跋稱合隸續編刻之爲九十四卷則有圖式八卷在內而不復有釋續之分矣今所傳泰定本乃後人集諸殘本編之蓋襍有前後兩刻之文故書名仍前刻而有碑圖碑式其卷二所載公乘伯喬殘題名一行曰廣都公乘伯喬一行曰曹守長鄆審叔雍者卽卷十四高跖石室六題名內第三弟四兩行特以曹爲昌以雍爲惟釋文小異爾此必合編前後兩刻其纏文之芟削未盡者婁彥發漢隸字原卷首所載碑目敘次悉循洪釋惟此

條作永元十六字。與今本隸續不合。足證今本此卷  
爲前刻殘帙。婁所據者。後刻合編之本。已削去此碑。  
以永元十六字補其空矣。翁氏兩漢金石記。附洪書  
目次考。於永元十六字。乃以婁氏改補。續增爲疑。記  
中載趙晉齋所藏宋拓公乘伯喬題名。亦但知其爲  
隸續卷二所載。而不知其卽高跋石室六題名之殘  
拓。則但見隸續前已箸錄。不復細檢後數卷。故不能  
得其參差異同之故也。

隸續第二跋

文惠諸跋。攷證史事。殊淹博。通鑑胡景參注。引隸釋  
攷正兩漢志會稽東部南部都尉治地。舛悟論尤詳。  
覈爲唐宋輿地書所未及。檢今本隸釋無此文。隸續

第十三卷末豫州刺史路君二闕跋云東部說在前卷當卽指此條而前十二卷亦無其說蓋今本隸續乃元人掇拾殘本重編爲之以漢隸字原所載洪續舊本碑目覈之闕弟四卷武君闕銘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功曹史殘畫像雍邱令殘畫像成王周公畫像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凡七碑然則景參所引卽路君闕跋佚文無疑也然路君闕婁氏云永平八年止則又卽豫州刺史闕之一蓋此闕洪氏元書本先後重出書中若郭旻碑前後兩見卽其例也覃谿兩漢金石記嘗據陳思寶刻叢編補隸續缺卷跋十餘則而未及此偶讀通鑑注得此條雖景參不無刪潤而大致尙完具漫錄汪氏刊

本冊後以詒後之校補洪氏書者其訂定漢東部都尉治回浦章安論致精塙温州卽漢東部屬境此於吾鄉輿地沿革尤足資攷證爲錄出之亦冀常得自省覽也

通鑑漢紀五十四胡注引洪氏隸釋据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二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

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治鑄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爲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



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合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

案此顏注非

班志本注

非

續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

名因脫其中數句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史注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勃謂分治爲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

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

竄橫詩質跋

右五言律詩一卷周季貺先生之所著也先君以道光庚戌成進士與祥符周叔灃先生爲同歲又同入史館春明文讎往還最密先生昆弟五人咸以高文邃學名重一時而季弟季貺先生學尤淹洽喜收藏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是過也先君曩官江東季貺先生亦需次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鈔祕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襍遯精審絕倫詒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爲抱經蕘圃未能專美旣而同歲老友譚君仲脩復爲誦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

歎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比先君以太僕引疾歸里十餘年季貺先生亦解組歸寓吳門書牘疏闊久不相聞光緒乙未冬先生外孫冒鶴亭孝廉來瑞安得從問先生起居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詩五十餘篇蓋先生少年時箸集甚富晚年手自刪簡又質之仲脩相與商榷僅存此一卷高眇之致寓諸平易嶽奇之懷返之沖澹杼山長老有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可與論先生之詩矣詒讓少時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閒有所作神思蹇鬱不能申其悵每念袁簡齋砭劑如先生語輒用內愧今讀先生茲集託興孤邁妙造自然益復爽然自失夫商彝周鼎范製簡樸而非巧治所能放

造此豈涂澤雕繪者所能窺其萬一手獨恨先君於前年冬弃養與季貺先生卅載神交未得一見茲集此尤孤露餘生所爲展卷而泫然實涕者已

書宋史葉適傳後

宋史儒林傳永嘉諸儒與者六人而葉水心傳載其贊趙忠定立甯宗及制置江淮守禦事尤詳然於其學術大端略不之及惟云雅以經濟自負而已殊爲疏略且所敘官闕亦有夔有誤今謹采諸書攷正之傳云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案中興館閣續錄祕書郎題名葉適淳熙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爲湖北參議官水心集蘄州到任謝表亦云始參戎幕無取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然

則水心實由祕書郎出爲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州也本集又有除淮西提舉謝表云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是知蘄州後復有淮西提舉之除集有淮西論鐵錢五事狀當在其時而史皆不書是誤奪矣傳於遷左選郎官後卽接敘水心贊光宗內禪事云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嘉王卽皇帝位遷國子司業蓋謂遷司業在紹熙五年七月甯宗卽位後今攷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廷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壻太學生王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黃公

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矣。吳爲水心弟子所記，當得其實。史謂甯宗卽位後，方遷司業，誤也。錢曉徵宋史考異嘗以本傳詳載光宗內禪事，謂修史者采誌狀之文，不免誇飾。然趙忠定定策，水心贊助之力爲多，載之本傳自宜詳悉。而觀此，夔誤諸處可知。修史者雜采他書，並非根據誌狀，故疏舛若是矣。

書顧長康列女傳圖後

儀徵阮氏景刊宋建安余仁仲本附圖列女傳首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顧千里校刻列女傳因王回序有好事爲之圖之語，疑爲宋人所僞託。江鄭堂則云嘗見趙文敏臨顧長康列女傳仁智圖，其畫象佩服與此同。阮文達亦云嘗見內府唐宋人臨長

康列女圖與此悉同而微有減小竊謂顧圖真跡宋  
時尚存箸錄宣和畫譜則此圖流傳樞繪遠有端緒  
必非余仁仲所能假託項檢呂與叔攷古圖卷八琫  
秘下畫一人佩劍而立引李氏錄云觀顧長康所畫  
列女圖楚武王所佩刀如是以校余本卷二楚武鄧  
曼傳圖所畫形制正合李伯時蓋親見長康圖者其  
所摹校之趙摹尤爲塙鑿晉宋丹青名蹟今希覲如  
星鳳而此圖全袂猶首尾完具雖復麻沙棗木傳刻  
而虎賁中郎典型具在劇可寶貴故拈出之以證江  
阮賞鑒之不謬焉

書洪氏泉志後

洪氏此志所載古泉皆以梁顧烜泉譜爲祖本而卷

六兩銖錢引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奇異希有原始未聞是劉志又在顧書之前爲祖本之尤古者而洪志不詳劉氏爲何人近代泉譜家亦未有能攷其書之原委者余謂隋經籍志子部五行類相馬經下注梁有劉潛泉圖記三卷亾泉卽錢字記志古通劉氏錢志必卽泉圖記也梁有者謂阮孝緒七錄有此書隋時已亾以隋志義例論之此書當入史部譜系類與顧烜錢譜相屬而入五行類者因七錄部分與隋志四部不同故牽連附注每多舛悞劉書旣亾脩史者不辨其書爲泉譜因循阮錄舊弟坳見於相馬經之下故自來攷古家未有稽討及之者劉潛字孝儀以字行爲劉孝綽第三弟梁書及南史並有傳唯載



有文集二十卷而不及泉圖記可據隋志以補其闕  
孝儀與顧烜同時而其書蓋先出故顧氏得據以著  
錄矣

書大戴禮易本命篇盧注後

盧僕射注援證古籍殊咳博此篇云齧吞者八竅而

卵生咀喙舊本譌嚙從  
王石隴校正者九竅而胎生注引異物志

云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此獸古書皆未見近見

泰西動物學書記奧大利亞洲有獸名哈利麼格拉

者似彖生殖器與肛門同一穴與鳥同牝者遇生殖

期腹部生皮囊容卵其中而孵化而英人李提摩太

地球養民關繫謂奧洲有奇獸名莫雅累馬他者便

溺如禽無乳胸前有袋乳自袋上毛孔流於袋疑同

物而異名也。此獸介於鳥獸之間，蓋獸類之至賤者。近是囊狸矣。奧洲又有鴨背獺，亦八竅卵生，但無袋耳。而有袋之獸，又有更格盧及袋鼠，亦曰囊鼠。諸種奧洲及南亞墨利加洲咸有之，但唯有囊而非八竅卵生。與前兩獸小異，而大體略同。泰西儒者以天演論地學，謂上古生物嬗化自鳥而獸，故獸屬最古者，或八竅卵生及袋獸之等類，亦最古。中古魚子石層初見鳥獸之迹，卽有其殭骸。今他洲皆無，惟奧墨兩洲新闢始有之，乃其類種絕滅之僅存者。據異物志，似亞洲古亦有此等獸，今年久無復遺育。異物志書又久佚，非見盧君此注，幾不復知有是物矣。中土人民繁育，躡迹屏迹，自五洲通譯以來，所紀異獸奇魚

如山海經犰狳文鯨之屬彼土悉實有其物而華人不復識其名囊狸亦其一也謹表出之以告世之爲莊武博物之學者

書華陽國志序志篇後

常志敘述華瞻無後世地志附會緣飾之習然亦有沿襲鄉曲傳聞未盡翔實者如此篇云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云云攷論語鄭注以老彭爲老聃彭祖包咸則據大戴禮虞戴德篇以老彭爲商賢大夫惟高誘注呂覽以老彭爲卽彭祖常說與呂覽注正同雖不甚塙要亦漢儒舊義也其以彭祖爲蜀人者本志蜀志云武陽縣有王橋彭祖祠劉昭續漢郡國志注犍爲郡

武陽下引益州記亦云縣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此蓋附會祠冢鄉壁虛造之說其云爲殷太史者亦無見文惟莊子音義引世本說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又卽老子其說甚。帝繫彭祖爲陸終第三子史記索隱引世本及韋昭鄭語注並謂彭祖封大彭卽彭城則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境無緣遠產蜀中常氏誤采之斯亦文人嗜奇之敝與

牟子理惑論書後

牟子三十七篇唐宋以後世無單行本近世毘陵孫氏始從釋氏弘明集鈔出刊行首尾尙完具可讀其首自敘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趾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牟融所殺時牧

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  
涂通路云云攷吳志劉繇傳載笮融至豫章殺太守  
朱皓而士燮傳載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其時  
代適相值繼符領交州者爲張津賴恭步騭戴良無  
朱姓者則此所謂州牧者卽朱符所謂牧弟爲豫章  
太守者卽朱皓也笮融始末陳志埶見劉繇傳而不  
詳其官閥據裴氏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知其嘗爲  
下邳相皆不云爲中郎將朱符朱皓事陳志所紀尤  
疏略据此書知其爲兄弟此亦爲陳志裴注作補正  
者所當知也理惑論雖多牽綴經典闡揚象教于儒  
術不無離合要其文字卽正援證奧博非辨正破邪  
諸論所能及其弟八篇云孔子反獮說文獮頭妍也

从頁翮省聲讀若翮徐楚金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  
反宇作此頽字廣韻頽字注亦云孔子頭也楚金所  
謂書傳不案何書而合所見漢晉以前舊籍述聖表  
者多言反宇或言反圩論衡骨相篇云反羽則頽之  
壞字惟此書正作頽字足證徐義若然頽與宇羽互  
通則正當从羽聲與說文聲讀迥異也又論中難疑  
荅問多引老子而末篇云所理止于三十七條兼法  
老氏道經三十七篇今世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  
八十一章晉王弼注本唐傅彖校本悉同而漢書藝  
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  
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  
爲僞本矣此書塵霾荒夾爲儒者流覽所不及故唐

以前史注類書援引甚夥孫氏始表章之而未暇爲之攷覲文字長夏多暇偶得鄂中新刊本檢平津舊刻讎覈一過記憶所及輒牽連書之俾世人知兩京遺笈雖佛道家言猶足資攷證也本意固而書洪筠軒校正竹書紀年後洪氏汲冢紀年舊本佚於宋時今所傳乃明人掇拾爲之近臨海洪氏校本略復舊觀然遺漏亦尚不少甚矣校書之難也偶讀陸氏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篇引趙匡說云彭城劉惠卿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亶楚囊瓦

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師春一卷全錄左

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

爲之也。案新唐書劉贖傳亦載其略師春合本纂例誤作春秋據本傳校正劉之此論

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爲紀子

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

結好故褻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

國褻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

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亶原注春秋作段魯公

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

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

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

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劉趙兩君論紀年甚詳所



舉七事今本並無洪校亦僅據惠卿本傳補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二事而趙伯循所舉三事亦復闕如殆偶有不照乎劉趙兩君親見紀年舊本足徵唐中葉尚有流傳所論亦殊允當非徒足補洪校之遺闕也

題盧校越絕書附攷定內經八篇目錄

右越絕書盧紹弓學士所校余從德清戴君子高叟錄之蓋以明吳瑄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今本之奪誤其舉正多精密審如荆平王內傳漁者歌曰日炤炤今本作昭昭此據御覽五十一引改侵以施紹弓校云侵與浸同施音移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施兮索隱云施猶西斜也似

本此外傳春申君篇末卽封春申於吳下今本舛誤不可讀紹弓據吳師道楚策補注所引改正三十字

若此之類並左證較然足可依據卷末自跋謂本事

篇以越爲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敘外

傳記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羅

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吳地

首稱太伯當卽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

不相應疑其爲後人所賈亂此跋亦見抱經堂集九卷其說亦致

塙今攷文獻通攷經籍攷二十二引崇文總目云越

絕書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纒通攷本

今據玉海四十一引改二十篇今本有內經二內傳四外傳十

三而無所謂內紀者與總目所記不合竊疑紀乃經

字之誤敘外傳記所謂始太伯而終陳恆者卽內經八篇之目古實無所謂內傳盧君未考崇文總目故未能得其要領也今本惟計倪九術兩篇尙稱內經荆平王吳人請糴陳成恆四篇則改經作傳吳地記一篇則并改爲外傳矣至兵法一篇今已亡失李善文選注三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

御覽三百一十五引作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其文較此尤詳

正其佚文而

并引內經篇目可藉見唐本舊式矣今據敘外傳記所敘篇目次第合以崇文總目所紀舊本內經篇數別爲越絕內經目錄如左外傳十七篇舊敘無說今亦不論也

吳太伯內經第一也敘外傳記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

此依盧氏攷定

荆平王內經第二也敘外傳記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

本作荆平王內傳弟二

吳人內經第三敘外傳記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

內傳弟四

計倪內經第四敘外傳記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

合本作計倪內經弟五

請糴內經第五敘外傳記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

合本作請糴內傳弟六

九術內經第六敘外傳記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

情九術合本作內經弟十四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弟七

敘外傳記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

故次兵法

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

可用兵  
本或當省  
題

陳恆內經弟八

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

故終於陳恆也

令本

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

書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議後

方諸取明水於月說始於周禮秋官司烜氏考工記

攻金之工兩職然兩經止云鑿鄭注乃云鑿鏡屬取

水者世謂之方諸蓋本淮南子天文訓及萬畢術固

西漢古義也但其器古說多殊異高誘淮南注云方

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

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高氏淮南之學

白敘稱受之盧植則此稱師說或亦盧所傳與慧苑  
華嚴經音義引許注則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  
杯圻向月則得水也太平御覽天部又引許注云諸  
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許君二說不同  
與高說亦復舛異依盧高及許君後一說似方諸別  
爲一物鑿卽銅盤乃受水之器非所以得水也御覽  
又引萬畢術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  
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  
略同依鄭君之義方諸卽鑿亦卽取水之器卽以銅  
爲之則不得如高許二說蓋漢時已無定說故其駁  
異如此李敬貞議力駁鄭義謂合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鑿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蓋李氏主盧高大蛤取水之說。證以目驗。自足馮信。然司烜氏明以夫遂與鑿並舉。考工說鑿燧同劑。亦與彼文正相應。鄭君依經作訓。固不得以後世法難之矣。今依光學通理論之。日光熱至盛。傳射復速。窰鏡回光。其光綫聚於弧心。以艾承之。則然陽燧取火。理自不誣。而月則映日成光。本非水體。水爲輕。養兩氣合成流質。亦非光綫之所能傳。縱以窰鏡對月聚光。而安所求水。陰鑿得水。理實難通。竊疑

明水自是露氣所成。秋月澄霽，地氣蒸潤，遇冷降而成露。以杯盤承之，即可得水。漢武承露盤，蓋用茲法。大蛤得水，其事雖小異，理亦同也。古人測天，未精於質氣之學，亦未造微，遂謂可取水於月，以配明火。禮家沿襲不察，奉爲成法。實則明水與月，絕不相涉。李敬貞雖知陰鑿之不可用，以取水而仍信大蛤能於月中得水，則猶未窺其本也。至唐譯楞嚴經，佛告阿難，說西域幻師，以方諸承月取水，方諸爲珠，有盤承之。此與許君後一說略同。蓋身毒古亦有此術，而唐世譯經者，以漢語方諸傳合之，以珠映月，亦無得水之理。其得水實以銅盤耳。故佛亦難以水非從月降異域幻術，與中土古說其皮傳失實。若冥符遙契，惜



一不遇李敬貞一發其覆也

籀高述林卷七

瑞安孫詒讓

毛公鼎釋文

癸卯重定

王

若曰父盾

說文

厂部

無此字

雁部

之命

不顯

皇天

省

徐同栢曰為不

顯

文

武

克慎

明德

不顯

皇天

弘

狀乃德

薛款識

齊侯鐘

余弘

狀乃

心徐

云

配我

有周

謂文武德

雁

應

徐吳

讀為

馬云

厭

配我

杭

州刻本釋文

誤為

雍吳

錄應

公侯

散雁

人夾

聲此

薛

款識齊侯鐘

女應

高公

家應

作

雁

夾

聲此

郵

應或

並

十

苗

夔

說

文

雁

諸

形此鼎

炎字

亦作

雁

字

之

不

讀

者

殆皆

與

古

音

不

合

受

大

正

當據

金文

呂

正

之

耳

受

大

薛款識師道散率呂乃反干口王身率作與此畧同吳錄襄

師遠故今余擊命女率齊師率作與此畧同徐云與

懷徐云不廷方徐云詩韓奕榦不亾不閉干城同

義于文盍耿光徐云書立政呂唯天庸徐云字伯

白盤作字形小異案徐說是也號盤庸武于戎工

與此字同特此迆于變庚為六下从由者疑由之

省古文由用古字同余別有說阮款識召伯虎散為

伯父庸父庸作則伯遜兩由字慎到之天乙閣宋

拓石鼓文已鼓機楷庸鳴庸作與召伯虎散微異

集乃命夾唯先正徐云書文侯之命惟時左右昭事

厥辟鄭云先正先口篆作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臣謂公卿大夫於義不合徐釋為畧吳式芬釋

為襄家吳釋近是說文卽部設籀文作器與此相近

設襄聲同此疑借為贊襄之襄克鼎有器字或亦釋

為辭乃辟辭字金文常見皆輔翼正治之意疑與

此字銘文作舍內退奴退古文皆聲說文所無此

當卽播之異文說文手部播撫也一日摹也廣雅釋

詰播順也又昏或訓勉于周邦播作與此正同辭款

戒故謫乃且考有播于周邦播作與此正同辭款

識師毀散乃祖考有婚于我家婚作鐘亦云此字大

命其播字作真耳據古錄又有單伯鐘昏諸侯昏作

昏此耳此不從女耳而與此後有兩婚字從女祭統

互證詳後徐釋為登吳釋為勞並非董勤大命孔悝

鼎銘勤糸銘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大命古文緣虞書曰籀皇天亾哭徐南葛覃服之無

類于上帝籀籀字通皇天亾哭徐南葛覃服之無

數毛傳云敦厥也徐云字臨保我有周帝亾吳臨保

作奚見博古圖疑生豆一字辭摹作與此字相俚

我乃周與此文同皇天昊辭摹作與此字相俚

籀字之譌皇帝即昊字竊疑即說文大部之臭字臭

古文字審之必非徐讀為斃是也乃周亦當從此雅毛傳

有周彼文曰又為有剝蝕不丕珉鞏鞏鞏鞏鞏鞏鞏鞏鞏

作入故薛誤釋為乃也王配命取徐說文心部愍也

非先王配命詩大雅文王配天命取徐說文心部愍也

痛也逃心愍聲支部跋疆也逃支民聲此逃又者愍下

支省也愍天即旻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疾此疑从允

之義此當為疾之允

天疾威亦正合然

日央俾案齊侯鐘

通但央字不當从

字皆藉卑為之無

惡也从由虎省鬼

心與此同若依薛

威亦猶言疾威也

合交弗彼邦庸似

為吉徐云彌嗣二

治亦大從半泐徐

通亦大從半泐徐

其義當為懼徐釋

文或疑當為下偶

同國圍因諸交上

平不作△恐不合

也皆正湛銘文作

此迅其形湛言湛

文甚古文作

之與此正

徐吳釋

家並同

字皆從

文皆從

文皆從

于蕙猶于蕙文云永玃此當從徐讀為恐與前先王猶

先王息日父厝字半泐徐合唯肇至云理也先

王命女汝辭我邦我家晉釐云保薛王國又云

義並與內外慙吳讀為慙是也說文心部慙愚也

于大小合二字政猶下大猷云鳴徐作粵云從吳釋案

此當為諤字之古文說文千部諤聲而言部無

文多其口說文謀古文作謀口者小篆從言之字古

但是其例也右作知為粵字者薛款識聘鐘聘字

父考盂攬古錄冊考盂銘首為同字之證阮款識冊

釋文血部考定息也從血粵省聲讀若亭疑與粵通

也朕太號許說文部許聽言也此不知作何解許

上二下徐讀為號二許與三字若否此當讀何許

詩大雅烝民邦國若否仲山甫雩吳讀為三方詩疑猶

明之徐云若順順否猶臧否雩吳讀為三方詩疑猶

頌桓于外金文皆以外為尸母毋瞳徐吳讀為動案

左宣十一年見阮款識追散無動詩商頌長發不震不動

鄭箋云不可驚憚也又疑當讀為僮說文心部僮心

擾亂之意今一人合文才在大伏引唯乃晉今非

高徐吳釋為享徐云字作息見石鼓文說文高鼓癸鼓

民所度居也退回象城又有慶說文女部

重兩亭相對也或但退口又有慶說文女部

之其為婚字無疑徐讀為般云字作嬰非吳釋為昏

近是合案此字形聲雖不可攷然下必籀文本

形說文所載屢字上半涉又著耳形者說文耳部

誤此上从声下从女右旁又著耳形者說文耳部

字古文从昏作暗此疑即从暗省辭款識

百口婚字亦與此同圖作與此畧同又薛款識

敢有昏字亦與此同圖作與此畧同又薛款識

庚不昏字亦與此同圖作與此畧同又薛款識

非也又案吳錄受季豆壺昏媾字作與此同而形較此尤

攬古錄多父盤昏媾字作並與此同而形較此尤

繁皆一字也余非高又昏者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

云好臨人以色高與驕亦聲近義畧同女母母敢妄

勤勞而高人也高與驕亦聲近義畧同女母母敢妄

竄同薛款識晉姜鼎余不段妄竄與此虞夙夕蠻惠我

一人釋二字合文爾雅雙經維三方維亦作獲此為離

和之義下文雖建字為離塞義不我邦徐云半小

二支與此小異徐讀為擁亦通不大猷文母折

合文猷師之命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文母折

州部斷也斤斷艸譚長說新籀文折從艸

中欠寒故折折篆文折折從艸

父蓋猶言毋害舊釋為誓屬下緘字折從艸

折蓋猶言毋害舊釋為誓屬下緘字折從艸

集古文錄公緘鼎緘字作薛款識享其文折從艸

古文錄公緘鼎緘字作薛款識享其文折從艸

猶書大誥助也語邵聲類同古通用折從艸



助上壽吳釋為繼徐釋為紹云見石鼓文又見薛氏

帝矣壽款識邢散厖散侯因育敵邵練高祖練作未

塢薛尚功釋為曠攻陳侯疑即說文系部之鍾字亦從

吳大激謂省古東重聲類同金文鐘部之鍾字亦從

从糸从曠省古東重聲類同金文鐘部之鍾字亦從

東是其例也籀或糸金文亦多互用若齊侯壺字亦

从糸是其例也籀或糸金文亦多互用若齊侯壺字亦

讀為董亦通或籀字後又當作籀字又似从廣說文無

廣兩形多互通徐釋為籀謂即籀字亦古文吳釋

同並未瑋叔向故亦有此二字吳釋亦同其字作

形甚明析惟從口則似未詳要非籀字多通用禮記

遯之異文當為循之段字盾聲遯聲古多通用禮記

曲禮豚日脍肥釋文脍本或作大命康能三或國

脍是其例鍾循言申鍾循順也俗讀為我弗

遠能通易屯象傳鄭注云能猶安也

亾作先王憲吳釋為憲是也徐釋為真吳大激釋為

說文頁部頰二非銘文並遜右從頁即籀文頁字

部息愁也遜心遜頁繫傳及六書故引蜀本並作頁

聲是也說文頁部頰二非銘文並遜右從頁即籀文

六書故云李陽冰音首王念孫云頁即首字不知何

故轉為胡結說文頁部頰二非銘文並遜右從頁即

危散云降喪首首與質同亦當讀為息言降喪息也

王曰父盾雪之戾謂于是出入吏使徐吳讀于外

專命專政說文寸部專布也商頌賦政于外傳賦優優徐

敷與賦藝執徐云讀為藝藝極也案徐讀是也昭

同義楚賁賦楚賦義難通楚疑與胥通楚胥

小大二字楚賁賦楚賦義難通楚疑與胥通楚胥

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少于十

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之賦為賦稅胥疑當讀為

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與書云胥賦又云

釋說文米部云精糧也小大胥賦謂小大賦稅當以

大多正文義相類執小大胥賦謂小大賦稅當以

常法謂軍賦起徒役追胥之禮亦通賦吳大徵釋為

資無唯正慶徐釋為嬰非吳釋為昏是也此與前有

誤共後漢鄧傳引惟正作唯政王引之云正當讀

之共後漢鄧傳引惟正作唯政王引之云正當讀

為政共奉也奉行政事案此唯正與書惟正義同昏

亦勉也言不弘其唯王智乃智亦語詞此對上云弘唯

唯政事是勉弘其唯王智乃智亦語詞此對上云弘唯

王為鹵唯是喪我或之國之辭戒麻自今出入專命于

外乃非先告父二厝二舍命說文手部捨釋也此舍

表舍命不渝鄭箋云舍猶處也處命不變此舍命家

上專命言則與詩義不同蓋言以王命施之於外與

義畧同母又有敢悉專命于外王曰父厝今

唯讀為緹徐釋為紹先王命此亦申命之義攔占

韞先王命薛款識龍啟邢啟師危啟並云今余惟

韞膏乃命韞膏當讀為種庸薛以庸為京非是二

女有兩重文攔古錄無亟治之意一方穹說文無

讀為宏案說文六部有宏字訓屋響吳大徵謂此與

彼同而讀為宏其說近是此義與弘亦相近後又與

為靴字然此鼎上文自有三弘字則此與彼義蓋微

吳式芬亦釋為我邦我家母夔說文頁部傾出

宏與此畧同政勿徐吳釋為遠吳大徵釋為建篆文右从

近是但建从廾此从疋者古文之變也其讀莫庶人

當為榘說文木部榘距門也言離過榘塞人

徐云三字口篆文作疑賓之壞字頌散賓作吳釋為

賚並非勿離建廢人寅言勿母敢奠說文此當讀

離塞眾勿積貯以自利也

為囊二與阮款識散氏盤

共為共包莖其宜人獻無非吳釋為我與是也

讀為共包莖其宜人獻無非吳釋為我與是也

供給包莖其宜人獻無非吳釋為我與是也

同殺形小篆變作此左

作是形小篆變作此左

詰務是形小篆變作此左

傳同左僖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

寡此承上母敢侮為書譖效乃双亦云善效乃友敢

史勿事徐云不即大史正友及正謂同僚母敢

為湏吳釋為湏沈于酒也引書酒誥罔敢

正七

六

麒麟字又糸部云縵帛蒼艾色也从糸巖聲引詩縵

衣縵巾今詩鄭風出其東門作綦巾又云綦是綦

字同禮也此師鄭注作薄借綦徐鉉補重文綦荀子王

亦猶云楊極于酒也於義亦通于西酒女母敢豕

讀為隊徐才乃服言不隊其職事窈窕徐字作

釋為爰非才乃服言不隊其職事窈窕徐字作

疑亦當為辨讀為循循亦順也夙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字半念徐亦云逸周書作王畏作俾徐不賜云賜文目部

視也此當為易之段字畏讀女汝毋弗帥用先王

為威言度念王威不易也女汝毋弗帥用先王

案通白古通師造散谷女弗曰乃辟徐于難與此文

正同非據古錄不期散亦當讀為欲此函徐釋為甸讀

云女休弗曰我車函于難于難不逸周書祭公篇我惟

與此王曰父眉已徐辭曰汲徐吳讀茲茲卿事徐如

士寡大史寡卿士寡大史寡內史友于父即尹徐君徐

云即就也案即命女敝此字薛款識齊侯鐘散

尹似言就微樂及師散薛亦並與駟字連文薛散

辨為繼吳井退女甚明女似退又似退此尤

能定也惟吳縣潘氏所藏女疑即說文女部

明析也審之當是退從下疑即說文女部

說文并審之當是退從下疑即說文女部

比爾雅釋詁云駟也徐司峻云駟者皆治之

謂此族以命女諸人徐司峻云駟者皆治之

治公族以命女諸人徐司峻云駟者皆治之

雩與越通廣雅釋參有駟三卿之偶小子周禮夏官

子小師氏周禮地官虎臣賁氏雩朕摯吏上劓為

文言自公族及參卿以下至襲吏並得治之呂乃族

也吏徐讀為事扞禦詩免宜傳者扞也王身半泐徐

世七

七

有辭款識此並畧同其字从疋較此尤備疑當為遺之

非師徐古率以友干口王身與此畧同干下取

干善御古率以友干口王身與此畧同干下取

費與此文並畧同其字从疋較此尤備疑當為遺之

異文也从歸省聲饋歸古字亦通用故遺或从帚蓋遺

以金也薛釋為債徐釋為賦吳釋為貝揚散同並非

卅守為愛亦通易錫女汝鬻鬻一箇傳九命然後

錫租鬻說文無此字徐讀為場吳釋為獻皆不填

圭璜鬻說文無此字疑當从虞吳釋為或獻圭之異

文說文玉部獻桓圭公所執圭鬲寶敵圭鬲幣貝五

是也从玉者瑞義同也執圭鬲寶敵圭鬲幣貝五

十朱市宅徐釋為玄吳釋為蔥並非案阮款識宗黃

朋鼎云草宅當為袍之省士昏禮齋弁服纁裳緇

統注云袍謂緣宅黃謂冕服以黃為緣也徐讀如衡

衡其玉環玉豨篆作不填細審左形是重余字說文人

部茶玉笏也荀子大畧篇云諸侯御茶楊倥注云茶

古笏字玉之猶天子下方者也鈺蓋諸侯茶楊倥注云

玉笏字玉之猶天子下方者也鈺蓋諸侯茶楊倥注云

此銘作正字微異下較輓二字並從此象伯樂徐釋為

戒散云金車周禮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伯樂徐釋為

為幘寅簋有象也薛釋為華軒阮款識吳彝有

乘也二字阮釋為萃案此銘作二與寅吳彝同

路字形考之塙是萃字之案阮款識也阮寅謂奉通真金

路而引賁車之索約之案阮款識也阮寅謂奉通真金

徐

作類同偏旁正與此同說文貝部又云貴飾也義本毛詩小

雅白駒傳鄭箋云賁赤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

曰賁也此借奉為賁亦當為文飾阮釋得之吳釋為幘

亦通詩衛風碩人朱幘鑣鑣毛傳云幘飾也人君以

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說文巾部幘馬纒

鑣扇也依毛義幘為車飾之通名朱幘乃為鑣飾

朱許以幘為鑣似失本指此云率紉較吳彛永伯成

敬又云率紉較吳彛永伯成

賁車為說則不瑯又吳彛古圖作其為較字亦無

釋為較薛稷釋為軒紉說文糸部繁為捕鳥覆車此當

可疑者薛稷釋為軒紉說文糸部繁為捕鳥覆車此當

阮釋為較並誤為軒紉說文糸部繁為捕鳥覆車此當

為帶鞶較說文較車曲為一物蓋言以襍色幘飾之

亦非鞶較說文較車曲為一物蓋言以襍色幘飾之

鼎云鞶較說文較車曲為一物蓋言以襍色幘飾之

鞶吳釋為賁幘較伯戒云舉同朱口此字作也選字

吳錄周鄒侯散鄒作義並畧同朱口此字作也選字

此下退止者之省朱鄒即朱鞶謂朱鞶即朱鞶

部牧故寅筮吳彛並作朱鞶阮釋謂朱鞶即朱鞶

號二牧故寅筮吳彛並作朱鞶阮釋謂朱鞶即朱鞶

並釋為古通用此藉還為鞶猶彼藉號為鞶也徐鞶

器非為字詩韓奕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

世七

九



也說文革部靴車軾中鞞也讀若穹案此固字或即

穹之異文朱選穹亦言以朱鞞飾鞞也牧散朱號下

有字誤薛呂並釋為古圖作當即此字傳

摹之說並誤吳葬亦云奉穹朱號釋口此字不

穹為索誤彖伯戒散亦云樂心朱號釋口此字不

伯戒散朱號下有字朱號下有字朱號下有字

籛朱號下有字朱號下有字朱號下有字朱號下有字

相似薛釋為穀古無其字徐釋為幘云从衣析聲

其象也吳釋此為獨吳葬為旌並不塙攷此字金文

屢見篆形大致畧同惟吳葬作窆从斤从衣从

最簡竊謂通校諸器皆與鞞連文此鼎亦以朱選鞞

又似木攷古文新折二字形近可通阮款識伯翥

乃賓田則析折亦即誓之省也此新聲讀疑即

誓攷車攆釋名釋車作棠云棠蹠也從金新聲讀若

使不得進卻也廣雅釋器云棠蹠謂之憶是車兩旁蹠

稽車之蔽蓋為車榷結或即幘憶之屬與鞞同為

車前及兩旁革飾蓋皆以朱鞞為之故連類舉之省

金而從木者象冢裏之形又木衣者憶也衣蔽之

義或從二木或又作束者並木岑之變憶也又攷古

錄格仲尊有崇字吳闕釋侶亦此字互證也从斤虎

从木从冫而省衣彼文从木甚明亦可互證也从斤虎

此字牧散寅筮吳彝及吳錄韓侯伯晨鼎據古錄  
 伯戒散並有之薛二吳釋為曷阮釋為罔讀為虎  
 之鞞徐吳釋此鼎同孫氏續古文苑錄吳彝釋為  
 案諸釋文未當唯阮釋為得調相著從自聲讀若  
 為禩說文自部官飯剛柔不調相著從自聲讀若  
 適官冥並一得相通借也巾車作禩鄭司農讀若  
 為覆筭虎禩即詩韓奕之淺幘毛傳淺虎皮淺毛也  
 幘覆式也韓毛同為周同姓國故亦得乘金路而虎  
 幘矣儀禮既夕注古文幣也徐釋為練吳釋為熏是  
 為冪幣正字禩幕假借字也與裏字連文此作  
 寅筮字作吳彝字作東並非唯攷古圖牧散與  
 彼畧同薛釋為練阮釋為裏蓋以纁帛為覆筭之  
 釋為畧最塙寅筮吳彝下裏蓋以纁帛為覆筭之  
 半泐故侶東字炭讀為纁裏徐云虎張裏非右  
 口篆作𠄎徐釋為巨釋云巨良弓名吳釋為兕豕伯  
 戒散有金釋為巨釋云巨良弓名吳釋為兕豕伯  
 文並紀車制不當及弓徐據阮識巨未以釋此尤  
 牽強吳釋為兕豕不當及弓徐據阮識巨未以釋此尤  
 即詩韓奕之金厄今攷二衡閒之鞞識巨未以釋此尤  
 形並相近但大雅之厄攷此當以釋兕豕又據兕豕  
 與說文部文厄字別此當以釋兕豕又據兕豕又據兕豕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文云右厄則與車制散  
 偏舉右輓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一馬者或止有輓

則又當居朝前正中不得左右且不可通者疑右乃

亦非金路之制又以篆形及車制參互校覈頗疑此當

治鑄之誤也又說文耳部取耳垂也从耳下垂象形

為取之異文說文耳部取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春秋傳曰秦公取者其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云輶車兩鞵也輶車耳者其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雙朱其次乃為之飾漢書應邵注謂漢制二千石車耳

亦或左右異飾如漢制偏朱左竊疑此云右取者未可定也此於

存以備一義姑畫篆作朱從周者古文之變轉說

革部轉車下與與相連縛也畫驪徐釋為車輦二字云

縛在車下與與相連縛也畫驪徐釋為車輦二字云

也從車慶聲吳釋為婚字說文車部輦車伏兔下革

慶從女與上同寅筮亦有此字攷古圖誤摹為

薛款識誤摹為金甬也徐讀為鐘柄云說文甬車轂口鐵

否為甬案徐說未交是道衡即道本徐道字假為錯字金

璋之末所以納後軫者云金彖止車物案徐說未

者此車義當為轆之近故借字說文車部亦以金飾之也

束釋為勅案物俗字說文所無吳說亦未合攷此字

靜束偏勑多說文勑則此字也

疑與之異文勑則也

字說文力部勑致也

同字通此乃總舉之詞

皆列於算第之舉矣

故謂塗金與考工記

當款識散氏盤有漢書

阮塗金舉車材金甬之

上同文歷以封此鼎所

紀並金路之制也

同文疑從鹽省聲與說文

夕部彌古文窳叔

徐云蕝孝于誼者古文窳叔

魚案讀爲獮徐云說文引易曰獮牛乘馬葡萄案徐說也是也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獮請滑

左氏作伯服馬三匹侯之命馬四匹傳四匹日乘

占服捕通用馬三匹侯之命馬四匹傳四匹日乘

加三畫即四匹吳大澗亦云凡馬一匹謂之四匹彼釜勒

金喙象從口鼠也口鼠省說文句鼠也又彭部鬣

勒以下並紀馬飾金鬣即金交所謂馬冠著鬣從故

並非金雁膺毛詩秦風小戎傳朱旂二徐吳並釋

是鈴說文爾雅釋天有鈴日旂賜女汝茲炎說文

字而有炎聲蓋傳寫挽之此讀爲燄說文燄送也言

賜女之臣僕也徐釋爲朕云字半蝕吳釋爲絲弁並

非用歲讀爲戌非吳用政征爲毛公盾徐云左傳二

文之昭也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對凱駮天子皇徐云大

年有毛懿公當卽毛公盾謚二對凱駮天子皇徐云大

休用亾作隄尊鼎子二孫二永寶用

右濰縣陳氏所藏周公鼎銘卅二行四百九十

七字吉金款識自齊侯罇鐘外如近人所得召鼎  
散氏盤其文之繁未有及此者德清戲君子高偶  
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勾集說文古籀及  
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攷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  
知者銘文前後當分四段讀之前三段皆述王錫  
毛伯之命末一段則紀所賜車馬及毛公作鼎曰  
荅王休之事也其文奇詭詰屈似盤誥所用通藉  
之字多足與經傳相證如曰昃天爲旻天則知古  
尚書說仁愍覆下之訓聲義一母曰魚葡爲魚服  
則知說文引孟氏易犝牛橐馬爲眞古文故書也  
餘如曰卿事爲卿士曰道衡爲錯衡並合雅詁信  
非後人所能僞爲矣又說文女部載籀文媾字作

屨車部輓字从之以爲聲近代脩學之儒孳究無書無賸義而于此字未有能言其形義者今此鼎有屨字二輓字一雖偏旁不盡可辨而下从女與篆文同則固瑯然無可疑者許書屨字乃涉夔夔二字而誤故巾部幘字則直改从夔與聲類不合矣

此依段氏校正又革部鞞籀文作鞞段玉裁謂从夔从巾今案疑亦从婚古文傳寫譌失遂成

受形引聲昏聲亦相近也昔北宋人錄金文蓋嘗有此二字而

呂大臨王黼薛尚功諸人並誤呂宅字釋之至於

輓字更鉅析其文使不復可識別曩余佗古籀拾遺于薛書頗有辨正而于此二字則目眩思窮莫能通其讀今見此鼎乃恍然得其致誤之由其愉快爲何如也同治壬申十月記

舊作釋文錄增古籀拾遺冊未刊之後得吳子苾  
侍郎式芬攬古錄金文所釋略有異同又載徐籀  
莊明經同栢釋文甚詳有足補正余釋之闕誤者  
謹摺采其精塙者更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重定  
爲此篇距前攷釋時已廿有七年矣再四推校大  
致完具可誦讀銘文不著年月以文義推之疑昭  
王穆王時器要是西周遺文鼎懿純雅蓋文侯之  
命之亞也古文大篆之學放失千餘年藉金文略  
存大較蒙治此學自謂用心致悉昔初見摹本頗  
據以糾正薛阮吳諸家所釋金文之誤今重檢辭  
則余舊釋罍扇固甚眾而徐明經吳侍郎所釋亦  
不能無誤甚矣識字之難也光緒癸卯二月又記



克鼎釋文 鼎藏吳縣潘氏

克曰蘇二朕文且祖師等父宅施設攘乃心寧靜于

猷盍淑惹乃德繇克奠保乃辟李釋為王諫辭雙

王家惠于萬口夔遠能欽繇克口于皇天瑋

單于上下口屯純亾跋易錫釐賚無疆口李釋為

宋侶念于乃孫辟天二子二明德顛考于申神至

念乃聽聖保且師等父蘇克王服出內王命多易寶

休不丕顯天二子二其萬季無疆保辭周邦峻尹

三國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蘇廟即太伏籒種季右藹膳

夫克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詩尹氏冊令命藹夫克

王若曰克管余既令女出內朕令今余佳籒常庸乃

令易女黻

黻市

市與

寅簋作父

參

綃同

網

葬草

宅

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澨易女井家繁于眡眡目乃

臣妾易女田于廉易女田于偃易女田于博原易女

田于寒山易女叟小臣霽伶鼓鍾易女井徵繁人妍

拚易女井人口口景

字書無此字或謂朝之變體近是

書多以其義也敬夙夜用事勿瀆廢朕令克琴諧首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文且師琴父寶鬯彝

克其萬季無彊子二孫二永寶用

此鼎也字兩見亦見毛公鼎其文曰赤市也黃舊

釋爲蔥之象形字以其與玉藻三命赤韞蔥衡文

巧合也又見宗周鍾其文曰倉二也二費岐襄吉

士釋爲蔥而讀爲鏹以其與說文鏹字說解鏹鏹

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定。必綜

合諸器參互斟酌，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鍾倉二也。

二。薛款識窖磬作鎗二鈞二。其字从金，它聲。字畫

明哲。又異公匱云它二配二。齊姜匱云沱二配二。

馮氏金索徐王子鍾亦有諱二配二之文。其字作

知匱銘它二沱二。即鍾銘之它二鈞二也。其字作

不可易也。薛釋窖磬爲鈞不誤。李仲約詹事釋

爲設甚塙。它設乃心者，它當讀爲施。古它聲也。聲

字多互通。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易作

施云善也。設讀爲書允恭克擻之擻。言師魯父之

心易善而抑擻也。詩君子偕老委二佗二。毛傳訓

義亦通。絺克奠保乃辟口王。句諫辭王家。句周禮司

諫鄭注諫猶正也諫辭猶言正治齊侯罇鍾云用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義亦同此李費並讀諫

屬上句失之口屯亡趾與號叔大林鍾尋屯亾取

文同可以據補敗當从江建霞吉士讀爲愍

毛公鼎愍

天字正爾雅釋詁愍亂也言其純一而不亂也

克王服與彖康鍾叔丁寶林鍾同塙是穌之異

文其義當如月令命相布德和令之和王服猶祭

統云祖服考服鄭注服事也王第卿戶部據周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證師粇父爲

大僕王服卽王之衣服然克爲膳夫本不掌王命

後文亦有出內朕令之文復何說邪遠上一字舊

並闕釋今諦案是𠄎字秦盍和鍾云𠄎變百邦響

姜鼎云用康𨾏妥𨾏襄遠𨾏執君子此字正與彼二器同筆畫微有漫缺耳薛釋彼爲西夏二字合文於義難通竊謂此當爲擾之異文右形从夔省左从𨾏者𨾏擾古音同部也執當讀爲執國語楚語章

注云執近也擾遠能執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

聲近字通

史記擾云擾一

而毅徐廣

作柔字執邇同義言其安遠

而善近也

依詩民訓善用

勞傳箋義能

秦鍾云擾變百邦

言安和諸邦國也晉鼎云康擾妥襄遠執君子言

安綏遠近君子也彼鼎執字漫闕而右从夔左从

木猶可見

薛釋爲廷繆

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𨾏其

爲一字明矣

執俗謂邇

作藝書立政執人表臣執人亦

勢逸周書皇門篇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勢臣亦謂邇臣爲孔傳釋藝人表臣爲

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孔晁釋勢臣爲顯仕咸失其義黼字鼎亦兩見黼季爲

人名無義可推黼膏金文婁見薛釋爲曠京固非

李釋膏爲庸甚塢而釋黼爲申則與上文頽孝于

申字不合不足馮攷此字亦見陳侯因咨啟其字

作縑則直是縑字金文从重从童字或變爲東若

後文鍾字亦从東是也變糸爲受又增田者皆餘

縑文說文縑增益也經典皆段重爲之縑庸乃命卽縑復

申命之意參回當从黃仲弢編修讀爲縑綱師西

啟有中繇亦卽此字玉藻禪爲綱中綱者卽巾衣

之禪者也阮釋爲中鞵誤參綱者參卽縑之省實當讀爲

綃檀弓縑幕魯也注縑縑也縑讀如綃縑綃聲之轉郊

特牲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宜也繆綱亦卽以綃爲禪中

衣與師酉散中綱義同蓋冢裘者謂之裼衣冢他

衣者謂之中衣其實一也

此依聘禮賈疏及江永

皇侃說謂中衣在裘葛之內

與裼衣在裘葛外者別失之內同字又別見邾散云

同齊黃穴彝師奎父鼎云同黃亦卽玉藻所云狐

裘黃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綱者見中衣之爲

禪言其無裏也綃綱者見中衣之用綃言其質也

綱黃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黃言其色也三器各

偏舉一端義並通矣

玄綃衣爲冕服及爵弁服之裼衣黃衣爲韋弁服之裼衣

金栴張惠言說甚塙

玉莢字王正孺編修謂卽右

鼓之莢字是也此卽籀文草字

師等父爲其王時人克蓋其遠孫當

在宣王以後故得用籀文籀字又見石鼓蓋亦籀文也

籀說文莢爲大篆从井

五十三文之一。此鼎及石鼓省皐爲■爲■實一

字也。

隸變爲草。周禮段早爲之俗。又作皐。

說文。萁訓草。已。櫟實。一曰

象。子。陸璣詩疏。謂可以染皐草。它者。它當讀爲

衤。衤隸變作衤。士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衤。注

衤謂緣以緇緣裳。此萁它。卽爵弁服之緇衤也。蓋

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

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

廣雅釋器云。緇謂之皐。

史記秦

本紀之皐旂卽九旗之緇旒。

爾雅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旒。

是其

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

石染艸染。義見鄭周禮染人論

語鄉黨注

則爵弁服之衤當以緇爲正。此云萁它。實則

緇也。毛公鼎之它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爲

衤。與爵弁服緇衤異。若釋爲蔥衡。則古無草蔥之



佩不能通於此鼎矣周禮膳夫爲上士大宗伯注

謂天子上士三命禮經侯國士禮皆以爵弁爲上

服然天子元士宜得服玄冕故禮器說冕旒有士

二之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冢上公侯爲文

自專屬侯國之制此依孔廣森金鶚說鄭周禮注說誤克爲天子元

士本得服玄冕若以恩寵加命則又得服絺冕于制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是禮有加命之法此錫黼黻者冕服也絺冕之章有黻

又錫萇袍者爵弁服也縵綱則冕服爵

弁服通有之然則克由三命加一命錫服自絺冕

以下鍾庸亦即增加之義金文與禮經弁若合符

信足寶已霽鼓鍾霽字與鄭井叔鍾字畧同李讀

爲伶亦塙周禮小胥士本有特縣之樂伶鼓鍾即

樂工猶論語稱播鼗武擊磬襄鄉射禮主人獻工  
大師則爲之洗鄭注云君賜大夫樂從之以其人  
謂之大師此伶卽從樂之工也鼗字薛書婁見皆  
傳樛舛互不可辨識薛釋爲繼尤不類毛公鼎有  
此字亦有缺畫惟此鼎最爲完哲以形聲求之似  
當爲妍字左从美者卽古文并之變體說文并从  
从开聲一曰从持二爲并此變从爲𠂔者从爲二  
人相聽北爲二人相背義相反而實相成并开二  
形古文多互易說文或說从持二似亦當爲并形  
與此从井正相近段據韻會增爲妍說文訓除爲  
其本義金文蓋藉爲爾雅釋詁拚抨使也之拚亦  
卽書洛誥佯來之佯鄭書注亦訓佯爲使古此人  
并聲平聲字多通用

姸謂役使之徒也師毀散云姸嗣我西偏東偏  
言使治東西二徧也微欒鼎云姸嗣九服言使治  
九服也

毛公鼎亦以姸嗣連文

穆公鼎云姸命齊侯錡鍾云

姸命於外內之事姸命猶言使令也通斟諸器可  
得其塙詰矣此銘錫黻市參同冝宅皆紀衣服之  
賜易田于埜以下皆紀土田之賜易史小臣以下  
皆紀臣徒之賜條理秩然不相輟舊釋舛互間出  
殆未深究其文例乎鄭盦宮保以此鼎精拓本見  
詒復示諸家釋文命更案繹謹摭禮經雅故略爲  
疏證膚學咫聞百無一是遂錄奉質覲理而董之  
焉光緒庚寅三月跋

邵鐘拓本跋

五華琴瑟歌韻主人題

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爲趁齊編修  
所得形制特小銘文爲均語瑰雅可誦首以亥子爲  
均中以亥鉛韜虞鼓且爲均末以壽寶爲均皆與古  
均符勰篆文纖細不逾二分精妙絕倫金文所僅見  
也邵疑卽呂侯國本字經典作呂用稽字也邵下一  
字从巽上半模黏不可辨諦案似是夔字說文巽部  
巽雖皙而巽也从巽箴聲古人名巽字皙夔疑巽之  
省巽卽曾點之點古字通用邵夔卽邵君之名也夔  
斲之異文亦見竈公夔竈公輕二鐘又薛氏款識齊  
侯罇鐘有斲公此巽公疑與彼同吳憲齊撫部釋爲  
戴非也大鐘八肆其竈四韜者周禮小胥云凡樂懸  
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竈竈同

說文穴部竈炊竈也从穴竈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

作竈又从穴省也其讀當爲遶周禮大祝六祈二曰

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是竈造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

倅也謂所鑄鍾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

十四枚爲副造也喬喬其龍喬讀爲躄詩大雅崧高

四牡躄躄毛傳云躄躄牡兒壽窻齊讀爲醕下二字

窻齊釋爲鬯齋與上句文義不相屬諦繹此銘作爲

余鍾以下八句皆說樂縣無緣忽又獻醕鬯齋之事

禮酌鬯用圭瓚璋瓚復不用齋且段氏音均表竅在

弟二部此盂鋗諸字則皆在弟五部以均校之亦殊


不媿足證其誤今審曾从囟从以當爲思字陳侯午

鑄忘字作此下从卽心之省也

从

當卽虞字說文部虞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

異象形其下足

形依小徐本增其疑當作

篆文作此下作

正象猛獸四足之形凡許書云象某形者皆不成字

今二徐本作異廼後人誤改非其舊也

段校異改既異亦未是

壽思虞者壽讀爲疇爾雅釋詁疇類也思語詞猶詩

魯頌駟云思馬斯作謂縣鐘之虞既以類相從陳列


之上云躑躑其龍亦誇虞飾之盛明堂位所謂夏后

氏之龍夔虞考工記梓人說鐘虞云必深其爪出其

目作其鱗之而躑躑卽狀其壯猛之容也大鐘既

卽縣字阮款識有縣伯彝

縣舊釋

縣字作與

此正同唯左右形互易耳左蓋从从縣卽說文縣

字說解所謂从系持鼎者从木者與梟同意古梟鼎

字通鼎爲到首縣伯彝作

甚明目舊誤仍到首爲橫目故阮遂釋爲楠

古無此字不足據也此鐘鼎形有剝闕其一略明折者又爲後

人誤剔失其本形王康生祭酒遂誤仍爲甌字矣玉

鐺蓋謂特磬亦卽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鐺字而爾

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鐺馨蓋聲近字通漢武帝內

傳有所謂璈者說文玉篇皆不載似亦卽鐺字之流

變喬躡敖聲類咸相邇內傳爲葛洪所段託晉宋俗

書或亦有所承受不盡屬鄉壁虛造與

乙亥方鼎拓本跋

右方鼎銘云乙亥王諫才魯師王鄉酉尹尤𨮒逸佳

各商貝用亾父丁彝佳王正井方兩凡廿有九字文

尚完具可誦釋首云王諫篆文作𠄎右从𠄎者言之  
省讎尊讎作𠄎言亦作𠄎此與彼同孟鼎云敏諫罰  
訟諫字與此同唯作𠄎小異說文言部諫舖旋促也  
義頗難通又辵部速古文作警此與鼎文疑皆警之  
省當讀爲速訓爲召王速謂王以命召之而行饗酒  
之禮也云才魯師者才讀爲在金文恆見魯作𠄎  
琢畫斲有漫闕此當爲能之異文宗周鐘作𠄎號未  
旅鐘作𠄎𠄎狄鐘作𠄎並與此略同鐘文能並讀爲  
熊此魯師則當爲地名凡王所在則尊之云某京某  
師猶書稱維邑爲維師也但能地無攷或當讀爲台  
猶史記天官書三台爲三能能師疑卽郃地也鄉酉  
讀爲饗酒亦金文恆例尤作𠄎者辛子彝云辛子絜



守官才在小圃王商賞絮貝用亾父乙彝彼也徐

籀莊釋爲尤此文與彼同唯反正小異其讀當爲宥

𣎵作絲从二木疑卽果之古文說文無𣎵字木部果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作木上卽象果形

下則从木省古文多重篆文如从五者或作彡从貝

者或作員是也此𣎵亦卽果字當讀爲裸陳侯因咨

啟者諸侯薦裸裸作𣎵蓋从果从盥省果作𣎵形正

與此合裸諧果聲古或省作果周禮大宗伯載果鄭

注云果讀爲裸是其例也此文承上王饗酒故云尹

尤裸蓋王行饗禮而尹氏則掌酢宥裸鬯之事逸佳

各者佳各卽唯格之省亦金文恆例逸作𣎵从

者當卽兔字凡古文兔鹿諸文多从橫目故兔亦如

是作彳卩卽疋形吳清卿中丞釋𨾏逸爲囊還殊無  
義據此文云尹尤裸又云逸佳各逸疑卽尹逸逸爲  
內史古書乃金文多僞內史爲尹氏若然尹尤裸尹  
卽逸也此蓋其所作器下文云商貝用作父丁彝者  
與辛子彝文例同商與賞同逸受賞於王因爲其祖  
若父作祭器逸當周初其祖父尙在商代故得以日  
名爲僞其情事可推也佳王正猶云王正月紀作器  
之時并讀爲型𨾏作𨾏見𨾏彝𨾏爵𨾏𨾏及父辛  
𨾏魚父丁觶方𨾏卽方鼎說文𨾏部以𨾏爲鼎屬象  
腹交文三足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𨾏是𨾏鼎  
古通僞不別故此方鼎四足亦得僞𨾏并方𨾏蓋謂  
以型范鑄此方鼎也史逸爲周文武時賢史世爲尹

氏周書克殷謂之尹逸而世俘禮記曾子問僖十五  
年左傳國語周語逸並作佚據此鼎知逸爲正字故  
書雜誥亦僭逸作冊明佚爲段借字大戴禮保傅以  
佚與太公周公召公爲四聖遺器流傳數千年巍然  
具存劇可寶貴陽湖費君岐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  
據其文字審定之如此亦攷釋家所樂聞也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  
合肥此紙儀徵鍾副貢壽曾所詒猶初出土時拓本  
也平定張石州孝廉以四分周術推盤銘十二年正  
月初吉丁亥爲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三日副貢之弟  
貴曾以三統術推之亦與張推四分術同嘉興錢衍

石給諫紀事彙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爲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卽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庠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爲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爲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張氏推此盤銘正月初吉不在月朔或當爲立春日抑或如王說泛指正月上旬皆未可知錢氏墨守毛詩說以獻疑固矣盤銘又云王各周廟宣厥爰卿卿讀爲慶祭統孔慳鼎銘作率慶土以慶爲卿此銘以卿爲慶其例正同或釋爲鄉非也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

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證宣王時不嫌有  
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  
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大史公書亦云武  
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  
之有宣廡猶殷之有宣室耳

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公圖亦援淮南書爲說

羊傳云宣謝者何

古無榭字故稽謝爲之

宣宮之謝也何言乎

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  
名猶云豐宮祗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臧之

此銘宣廡與周廟連文則宣廡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

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

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  
稷廟及文武世室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  
文武功德已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余旣以拓本付

莊池更錄張錢兩跋以便省覽復推其未及之論疏  
通證明之俾儒者知吉金文字多符契經訓信足寶  
也焉逢掩茂正月初吉丙午記

周遺小子啟拓本跋

古經典國名字例正段遺出故其見於金文者多殊  
異如邾作夔唐作颺燕作戛召作囂畢作𡗗獫狁作  
厥允亦作厥執皆古字書地志所未聞此啟云𡗗魯爲  
男王姬鬻彝魯字尤奇詭亦國名也阮文達釋魯爲  
招蓋誤謂與召伯虎啟之鬻同字實則二字絕不相  
似不可并爲一也魯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甗彼二  
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魯才卽在之省依義亦當爲  
地名余前釋爲說文龜部魯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讒

與尚書甘扈同地定魯爲扈之正字雖肫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魯字省口而从酉角獻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卽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鄂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魯从酉泉酉泉殆卽酒泉也又說文巾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又酉部云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善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竊疑杜康亦夏初人因儀狄酒醪之法而作秫酒其人名少康而居杜與夏王少康杜在漢杜陵與甘扈在鄠地相近或杜康居杜卽因甘水而作酒古事茫昧無可質證而遺文間出有足資推迹者或可存備

一義也。又攷昭元年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  
亶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  
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  
曰：夏有觀扈。韋意蓋以五觀卽太康之弟五人，而觀  
卽左傳之觀，五與扈則不相涉。牽連引之，蓋韋意士  
亶所舉止有觀而無扈也。余竊謂五爲魯吾之聲母，  
國語之五卽魯之省，五觀實魯觀，亦卽觀扈。自是二  
國內外傳文義實同。至書之五子，自爲太康之弟五  
人，與國語之五不相涉。內外傳之觀卽汲冢紀年之  
王季子武觀，與書序洛汭又不相涉。自漢書古今人  
表及王符潛夫論因國語五觀與書五子文偶同，乃  
并爲一談。韋昭杜預及孔穎達等皆沿其說。近儒又



以紀年之武觀爲五觀不知昆弟五人同封于觀於  
理難通武觀旣云季子止是一人又不得兼五其說  
皆齟齬不合依今攷定五觀之五爲魯亦卽扈而五  
子自爲五人武觀或爲五人之一五與武亦非一字  
如是則書與春秋內外傳各自爲義兩不相礙以較  
舊解之展轉糾互不猶瘡乎至扈本夏同姓國高誘  
淮南子注文以爲啟之庶兄故士亶屬之於啟抑或  
啟代有扈誅其君別以封子弟皆不可知要甘扈之  
扈正字當作魯或增益而从酉从泉或省作五又以  
聲近作扈形近作讒皆通借字也國語之五當爲國  
名非五子亦非武觀金文魯鬻諸文或卽其左證與  
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右周壺款識六字云錫中多作醴壺舊未有箸錄近  
時始出土今歸費趁齋編修文雖不多而篆勢圓潤  
非秦漢以後物也錫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並未見  
近吳憲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爲韓字又據史記韓  
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侈謂錫中多卽韓  
仲侈然說文韓从韋軌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  
據也今檢晉公奩有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  
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此據吳子苾閣學據古  
錄吳釋爲唐甚塙吳荷  
屋撫部符清館金石錄亦載此奩而左形與此錫字  
所撫字形多闕誤釋錫爲奩尤謬  
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瑑畫殘闕似是从  
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錫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  
祖唐叔彼奩曰皇祖顛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蓋皆

鯀易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嗚从  
口易易亦聲也辭氏鐘鼎款識齊侯罇鐘說商湯云  
號號成唐彼以唐爲湯亦周易聲近相通之證然則  
此壺觴中多亦卽唐仲多也唯觴字左从查不能塙  
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虜云或从虜省  
此疑卽段觴爲唐查卽查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虜  
省易聲但左形查下尙有筆畫吳憲齊撫作弋則以  
爲从父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父卽以又持  
虜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脊敵昏  
字作𠄎此左上从查正同彼查下从弋者疑从字省  
卽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  
文有虜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虜古婚字其上

从𠂔亦與此合。下从夕形。則與吳樵亦似相應。然許


書慶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受仲良壺婚

觀字作。多父盤婚。𠂔字作。毛公鼎作。

孟鼎作。薛氏款識。審磬龍散。亦有此二象伯散

作。別有𠂔字。說文無𠂔字。疑毛公鼎作。單

伯鐘作。象伯散作。又有𠂔字。毛公鼎作。

又有𠂔字。說文亦未收。疑𠂔之孟鼎殘字作。其

偏旁。並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並奇異。繇縛以意推

之。古文婚字。蓋从𠂔。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𠂔

之義。毛鼎𠂔字。上𠂔。下奴。中箸。且形。卽豆之省。象散

變作。似亦其流變。可爲从𠂔省之證。多父盤則似

从𠂔。與齊侯散𠂔相近。並氏之省。晉盂弟二虜字殘

畫亦類此。受仲良壺从刃者似从又卽虜下之又。此壺查下似亦从刃。吳誤仞爲又。受壺右復箸甘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卽取之省。毛鼎象敵孟鼎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氏从娶从虜省。諸器道異互有省變。要其从查則同。足證古文婚虜二字。上形略同。此壺勸字卽从古文虜省。說文虜字傳寫失真。其上半形尙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夔字而誤。其已止又三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巳者卽耳之誤。从止者卽又之誤。中从口者。或又卽豆省之形。誤下从又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虜上半之正形。並籍此可定古文婚之爲从虜省。許書古籀文舛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爲唐

叔虞其後爲晉一爲堯後周書王會說墀上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鼂注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段錯出往往舛互三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勗爲正體亦未可定而仲多之唐爲國爲氏尤無可稽覈要與韓皆不相涉醴壺蓋盛醴之壺周禮天官酒正六齊皆醴與三酒異而司尊彝六齊盛用彝別有壺尊以盛酒此或因以壺盛醴與壺尊所用不同故特別異之曰醴壺與

周師蘇父啟拓本跋

右啟器文百卅八又重文三蓋文百廿一又重文三

惟器文首行多師蘇父改發叔下五字云云十一字

餘大致略同審校文義實師發因受王冊命而作祭

器以紀之發叔當卽師發也其冊命之辭云王若蓋無

曰師發才在昔蓋無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令女發

乃且祖考嗣小輔二字蓋無今余佳唯驪繩稟庸乃令二

女駟乃且舊官小輔眾蓋無鼓鍾易錫女叔淑市金蓋作

命疑范黃赤烏欲勒用事敬夙夜勿瀆廢朕令以命

辭覈之師發蓋嗣其祖父世爲王官云在昔先王小

學女敏可更者依王制內則說周制王太子八歲入

小學國之子弟亦造焉故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之

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其在學者是也若然師發蓋亦

齊

故舊之臣嘗與先王同在小學者。叟讀爲使女敏可  
使乃述先王嘉寵師。贅語謂其敏於才而可任。使詩  
小雅。雨無正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孔疏。義可使不可使。皆主天子論。臣言之  
此語。與彼正同。彼詩承上文云。維日于仕。孔棘且  
殆。若云不可使。則爲天子所棄黜。云可使。又爲朋友  
所嫉怨。皆深憂仕途之險巇。此敵可使則嘉許之詞。  
故卽命以官。齊云。令女嗣小輔。又云。眾鼓鍾。似是以  
小輔而兼爲鍾師者。師贅殆。世爲樂官乎。但小輔不  
見於周禮。不知何官。吳憲齊撫部。謂卽小傅之借字。  
攷大戴禮保傅篇。有少傅。周禮亦無之。吳說未審。塙  
否。驩臺金文。恆見薛尚功。釋爲瞳。京今攷驩當爲鍾。



之。籒。縛。文。陳。侯。因。脊。敵。有。練。字。可。證。稟。疑。古。文。就。之。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籒。文。作。就。此。似。从。京。从。高。省。與。彼。略。同。種。就。蓋。重。復。申。成。之。意。金。文。通。以。叔。爲。淑。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卽。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卽。赤。市。也。據。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金。鳥。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鳥。黃。朱。色。也。又。斯。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金。鳥。卽。赤。鳥。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觶。敵。冢。盤。師。酉。敵。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卽。赤。色。此。云。金。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鳥。市。言。金。皆。爲。采。色。不。關。鏤。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鳥。加。金。爲。飾。此。可。以。證。其。誤。

矣。聞此爵有兩器同時出土，文並略同。此爲趁齊太史所藏，其別器今不知歸何所，惜不得拓本一校其同異也。

周麥鼎攷

右方鼎銘文廿又八，又重文一。鼎爲井侯臣麥所作。

井，周畿內國名。金文婁見，或釋爲邢。說文：周公子所封。或釋

爲邢。說文：鄭地。鄒瀚據穆天子傳有井利，謂當讀如字。其

說近是。銘首云：隹十又一月，井侯延囑，彳麥二易，炎

金用作鼎，延借爲延聲。近字通囑字。金文罕見。右旁

从囑作。說文：囑，象腹交文三足。而此改爲从羊形。

聲皆絕異。金文囑字常見，皆不作此形。孟鼎殘字，囑

作，與此囑字偏旁正同。敝氏盤有囑字，作。

次疑卽此字从口从叩形籒簡小別爾此字說文未

收

說文鬲部有鬻字云炊氣兒从鬲鬻聲鬻鬻或皆鬻之省但鬻字經典未見義亦難通耳玉篇

口部始有之而訓爲矧鳴則於此誼無取攷鬲歷古

音同部故說文鬲漢令作歷从厤聲金文疑借鬲爲

歷說文歷傳也爾雅釋詁歷相也此鬲亦取傳告相

導之義故其字从口云延鬲者覲禮云擯者延之曰

升鄭注云從後詔曰延延進也金文大保敵王降延

令彳大保夆父鼎作延令此延鬲伯亦謂延進傳相

而賞賜之與延令義相邇孟鼎殘字云鬲賓王乎

鬲又云王各廟鬲王邦賓延王令賚孟云云彼鼎曰

延曰鬲亦卽此鼎延鬲之誼證與彳字作夆金文夾

常見舊並釋爲刊近陳編修介祺釋爲干案校字形

塙是从于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卽說文弓部之  
弭字。鄒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段爲于字。於聲。  
義並可通。爲作器者之名。其字作。余初疑爲彖  
或彖字。諦案乃知其爲麥字。說文麥部：麥。從來有穗  
者。从夂。此上半从。卽來字。見于趙鼎伯。籀父。敬及  
石鼓者。字並作。此與彼略同。下半从。卽及也。銘  
又云：用從井。侯征事者。征行誼同。史宄。籒云：史宄。亾  
旅。匡從王。征行文例正合。征事卽行事也。云用鄉多  
有者。鄉卽饗之省。字上从古文旂。說文白部云：  
旂。古文旂。下从土。當爲堵之省。其讀當爲諸。幟盤有木  
字。偏旁與此正同。舊皆釋爲杜字。以此鼎校之。彼  
字當爲楮。蓋古文者多作也。用饗多諸友。猶詩

六月云飲御諸友金文鉅中簠云諸友飲食具飽彼諸字作𦵑者夾以者爲諸但不从土耳近時新出金文如趯𦵑鼎云用亼寶鼎用鄉朋友先獫鼎又云用朝夕鄉乃多朋友蓋古賓祭禮並重饗飲朋友固制器勒銘之常語矣光緒丙申三月尋此鼎於永嘉案拓其文尙完哲可誦唯此數事略涉隱詭輒爲發疑正讀冀得自省覽焉

此鼎篆體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爲波折之勢與吳縣潘尙書所藏孟鼎似同出一原昔魏晉人僞託孔安國尙書敘謂壁中古文爲科斗形王隱晉書夾謂汲冢竹書字頭麤尾細俗名科斗文竊訝自宋迄今所出彝器

不可枚舉獨罕見有如孔王所云者今以此鼎及孟鼎校之或卽所謂頭麤尾細之遺象乎又說文佳字云象形而篆文則與鳥形殊不相似唯此鼎首佳字乃真象鳥喙首腹翼足尾之形尤彝器文所塵見竊意倉沮制字之初本如是俗後世整齊變易之遂失其初情猶馬之古文本作後整齊之迺成字也若此之類劇可寶貴丙申四月手拓一本寄黃君中磻中磻精鑒絕倫而又妙擅篆勢輒復舉此奉質不知以爲何如也

周要君孟攷

右周孟銘曰佳正月初吉要君白口自作饒孟用禱費壽無彊子二孫二永寶是尙凡文廿有五又重文

二韓非書外儲說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則古孟有方圓二形此孟與博古圖季姜孟形制略同皆圓孟也孟兩耳有珥徧體爲蟠夔雷回文糾互逶迤文閒又綴小乳以千百計與博古圖所載七星洗相類文飾工縟足徵冶鑄之妙矣器爲要君所作篆作嬰者卽要之異文說文曰部嬰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古文作嬰蓋要字篆文以象形而兼諧交聲古文作嬰則从女从嬰省旣非身中之形又無交省之聲於六書當爲會意然其義殊不可說嬰本从嬰凶聲此又變凶从鹵筠清館金石錄伯嬰散要字作嬰中亦从鹵與此同鹵與要古音同部若然古又疑本从鹵聲今

本說文傳寫譌作凶。金文可據以校正。唯古文要从  
曰。伯要散同。此又省从𠄎。雖展轉減省。要於形義固  
無盪也。要蓋古國名之。不見於經史者。白口卽要君  
之字。下一字右旁似从旨。積古齋鐘鼎款識齊侯甗  
旨字作𠄎。此與彼正相近。左半不能定其所从之形。  
𦉫孟者。金文多云𦉫鼎。𦉫𦉫。𦉫散。𦉫盤。此云𦉫孟。義  
並同。𦉫卽𦉫之反形。說文食部云。𦉫。滷飯也。又皿部  
云。孟。飯器也。小徐本則作飲器。既夕注兩散兩杆。鄭  
注云。杆盛湯漿。杆孟同。蓋孟可以盛飯。亦可盛飲。既  
夕注據盛飲言之。此云𦉫孟。則據盛飯言之。然則飯  
器飲器。義固兩通也。銘末以彊尙協韻。與鐘鼎款識  
召仲考壺積古款識史賓鈕文例亦同。光緒丙子家





爲周承休侯

後書帝紀續書百官志並作公

五季侯盂嗣十三季叟

爲衛公後漢書世祖紀建盂十三季二月

袁宏後漢紀二月作

五庚午以周承休公姬常

惠棟補注云當作姬盂

爲衛公續漢

書百官志衛公建盂二季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十四

當作季

改常

此字

爲衛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郡國志兗州東郡衛公國本觀光盂更名此鼎蓋建

盂初衛國始建時所鑄祭器旁三小字則當時鑄造

之數神明之胃克承音祀誠可嘉也說文衛从韋而

从行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爲隸省作衛然今世所傳

秦衛字瓦已有媯中者此款亦同秦漢人作篆亦喜

媯筆不徒隸也韋上从一者說文韋部古文韋作

此作韋卽古文章之變兩漢金石文字雖多省變猶

可攷見古籀遺意此類是矣

字不可識呂文義

攷之當卽壺字數目字大寫昉于兩京如王莽侯鉦

銘棗字李翁夫人銘棗字並已如此其六字大書作

陸者始見於唐汝州開元寺貞和尚塔銘而石刻五

經文字九經字樣則所記字數六字無不作陸湖南

唐韋滋所書元次山唐頃此銘蓋以壺爲六猶之唐

宋人以漆柒爲七漢魏人止用棗也壺亦从土

聲此下从二者刻者偶省一筆如憲字中从丰漢隸

多省爲憲从土而夏承碑憲字獨作憲土亦省一筆

與此正相類矣此銘大小塵十有六名而木一字與

衛字之韋上从一竝奇古希見爲商周金文及兩京

石墨所無亦足爲小學家廣異聞也

周大泉寶貨攷

國語周語景王鑄大泉漢書食貨志謂其文曰寶貨  
鄭康成注周禮外府韋昭注國語並從其說唯唐固  
謂文曰大泉五十則誤以新莽大泉爲周泉韋宏嗣  
已不從之矣洪遵泉志及近代錢譜咸據漢志著錄  
然洪志本顧烜錢譜於古泉多按文作圖卍造難信  
後世錢譜又多沿洪書不必真見其泉殆未足憑也  
故近人宐泉翁氏竹朋李氏諸譜窮搜先秦圜泉甚  
多獨無寶貨而別有圜泉文云絲卍者咸謂卽寶貨  
今攷以化爲貨聲類可通而以絲爲寶則無形聲可  
說且金文寶字恆見絕無作此形者諦案其文實當  
爲嗑字說文口部嗑咽也籀文作𠂔上象口下象

頸脈理是也。經典或段爲益字。故漢書百官公卿表述書益作朕虞。益字作赫。顏師古注云。赫古益字。蓋書隸古定以嗑爲益也。此泉諸家所得。又有於赫下箸三三等字者。其赫字則皆同。是當讀爲益化。非寶貨也。若然。或景王大泉本曰益化。而漢志誤以益爲寶。抑或景王所作寶貨。今已亡佚。不傳。而今所存益化。自是周時侯國所鑄。與景王大泉無涉。二者未能決定。要益化非卽寶貨。則固無疑也。先秦圜法流傳絕尠。漢儒詁經修史。率未見古泉。而譜錄家又務按目求泉。不甚精究其文字。故不能辨其異同。謹攷正之。以彌國語漢志之闕。悟并以匡顧。洪以來承譌之說焉。

魏鄴宮殘專拓本跋

右興和斷專同邑薛茂才遇辰所臧呂拓本詣予專  
之面已琢爲研其背與側皆有文側爲隸書五日大  
魏興和二呂下專斷二字背爲篆書三行凡十二字

與王氏金石萃編馮氏金索所摹秦十二字瓦曰維

天降靈延元萬季天下康寧者正同十二字瓦申氏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云土人得之阿房宮故基故

程氏啟秦漢瓦當文字王蘭泉金石萃編孫開如寰宇訪碑銘陳仲魚

綴皆定爲秦瓦然皆以意度之無焯然徵諛實則此

瓦文如靈中从四寧內箸齒並奇詭不合六書與秦

山嶧山琅邪臺刻石及權量銘殊不類必非秦物盧

紹弓抱經堂文集定爲漢物或近之耳此專爲東魏興味

間所造文亦與彼瓦同者當由搏埴工匠依依放舊制  
爲之否則拓跋自永熙西鶩東朝版宇不及關中倘  
彼瓦與此專同出一時安得於阿房故基出土邪魏  
書孝靜帝紀云興味元季冬十一月癸亥呂新宮成  
大赦天下改元二季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宮興味紀  
元雖在新宮已成之後然宮掖闕崇或徙御之後末  
息將作專文語涉頌禱非臣民之家所宜有薛君云  
此專爲燕人某所詒其爲新宮殘甃殆無疑也又元  
納新河朔訪古記云臨漳縣鄴鎮東南二里古鄴都  
北城東魏都此今爲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古專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  
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  
卽興和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季號興專無異據此知

鄴城官鑿並有銘識此專與納新所見元號符合不足爲魏宮遺璧之塙證

無惠鼎拓本跋

鼎銘紀冊令無惠曰官司空

段紅

王道側虎臣說文

走部無道字疑貞之異文道側猶之先後左右虎臣卽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其屬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故云道側明在王之先後左右也詩大雅蕩云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毛傳云背無臣側無人也竊謂詩背謂在王之後猶縣傳云予曰有先後也側謂在王之旁猶左右也此銘道當訓正爾雅釋詁云貞正也謂正在王前猶揮人之正王面與背義相反而文例同詩舉背



以咳前銘舉道以咳後皆撮舉一隅毛詩未別白釋  
之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亾背亾亾小顏注遂誤釋爲  
逆背傾亾失之遠矣

